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改稿)

顧頡剛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同家世潛叔(廷龍)旅行到包頭，在狂風中遊了一次黃河的船；因為沒有人認識，所以不曾打聽到什麼。夏天，我們得到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的招待，游察哈爾和綏遠約一個月，與當地人士往來稍多，就收集了許多塞外的故事。最使我高興的，是聽得許多人講起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河套的開發是我久已聽說的，尤其是『民生渠』三個字近年常在報紙上見到；但爲什麼『王同春』這個名兒直到現在纔聽得呢？我聽了他們講說之後，時常這樣地問自己。

第一個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的，是平綏路車務段長賀渭南先生(鄭)，他是山西醇縣人，很注意西北地理。七月十一日，同行的許多位都參觀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我因事獨留在車上，賀先生把王同春說給我聽，我纔知道河套中曾有過這樣的民族偉人，我就發願替他寫一篇傳。但賀先生還不過講得一個大概。第二天，我們到雲岡，承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承綏)的招待，住入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席間我們把這件故事問他，因爲王同春的儿子王英曾在他部下，所以他也隨口說了一些。就是這一天晚上，賀先生又補述了許多。他們兩位的話都由我筆記了。八月九日，到了綏遠，省政府諮議張宣澤先生邀宴，他向我們介紹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周先生是十餘歲就到綏遠辦學的，曾和王同春並轡出游，查勘田野，所以記得他的故事更豐富。那一天晚餐席上，他一路吃一路講，我

就一路吃一路寫，因此這一頓飯吃得特別慢。還有一位客，他連帶講起王同春的女兒二老財的故事，吳文藻夫人謝冰心女士記了。本來我們還想赴五原訪一訪王同春的家，並看他所開的渠道，不幸那時綏遠的雨量太多了，道路因泥濘而不通，只得把包頭作爲旅行的終點。我在綏遠接到家母病電，過回南方，連包頭也沒有去成。在包頭，冰心女士記下了王靖國師長部下的參謀吳澤先生所講，也轉告給我。友人陳中心先生(忠)是順德人，和王同春同鄉，少時在家鄉所聽得的間巷間的談論，把記得的也告給我幾條。

以上的材料是屬於口說的。至於文字方面，當時一點也沒有得到。我居喪在杭，吳文藻先生來信，告我新刊的臨河縣志的末尾有一篇王同春的小傳；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到。恰巧大公報史地週刊向我徵文，我就依據了大同和綏遠所聽得的加上這一篇傳文，合寫爲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登入十二月十八日報中(史地週刊第十五期)。發表之後，吳先生又告我張蔚西先生(用文)著有王同春小傳一篇，是民國四年作的。有一天，我見到張亮丞先生(星)向他提了，他就送我一部南園叢稿；在這書裏，不但讀到了這篇小傳，又從塞北紀行中知道蔚西先生和王同春認識的經過。我想，蔚西先生既和他認識，說不定在亮丞先生作的沁谷居士年譜裏尚有材料。拿地學雜誌一翻，果然又得許多。日前晤趙泉澄先生，他說，『我讀光緒東華錄，也發見王同春了！』我就在這部書裏鈔

出了升允的奏文。有了這許多新材料，此文該得重做了，所以在就修改一下，在禹貢發表。又把各種文字材料集錄起來，作為本篇的附錄，以備讀者的參證。還有一幅簡單的地圖，是吳志順先生根據了樊中府先生（庫）的綏遠省分縣圖而繪的，因為時間匆促，未能畫得很細。好在不久的將來，我還要寫一篇綏遠的墾務和河套的水利，到那時再請吳先生畫精詳的圖罷！

王同春是一個民族的偉人，貧民靠了他養活了多少萬，國家靠了他設立了三個縣。然而他的事業是及身而失敗了，他的名譽除了綏遠一帶之外是湮沒了。如果我們再不替他表章，豈不是證明中國太沒有人了！所以我誠摯地懇求：凡是有人知道他的事實的，對於這篇文字，請給以嚴格的糾正，或給以大量的補充，使得它可以逐年改作，由我的手裏寫成功一部這位失敗英雄的傳記。

二三，一二，二四，始草；二四，一，二七改作訖。

(一)

王同春是直隸省順德府邢台縣人，生於清咸豐元年

（西元一八五二），小名進財。他出身微賤，沒有受過教育，識不得幾個字。他的幼年的生活，大約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到十六歲那年，他犯了殺人的案子，從家鄉逃出來，同拳術家李三倬子一起推車到了河套。河套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地方，諺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黃河在河套一段，本有兩道，在北的叫做北河，在南的叫做南河。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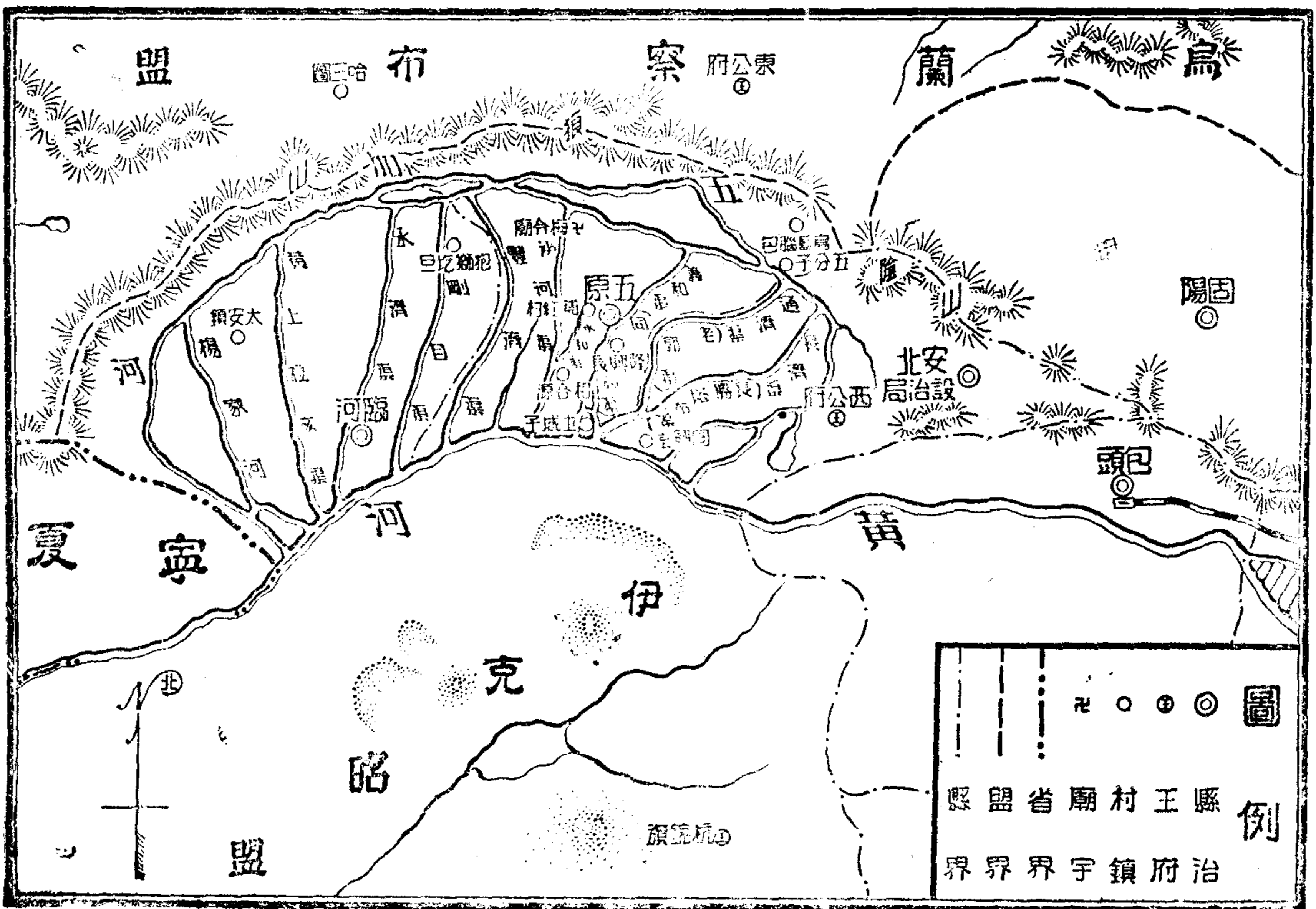
北河漸湮，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間淤斷，和南河不通，土人呼為五加河（也有人寫作烏拉河）。從黃河到五加河，叫做後套。這塊地方，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真是天府之國。自從明朝棄給蒙古人，他們只拿來充做牧場，辜負了天地的美惠。到乾隆年間，有幾個漠族漁夫捕魚到此，在近河處用桔槔取水，試行種植，大獲其利。到道光三十年，黃河水溢，北岸決成一河，名曰塔布河。河流所及，都成了膏腴。那時山西人民移殖來的漸漸多了，他們在那邊種地，有非常好的收穫。聽說一個人可以種到一千畝，種一年可以吃十年。起初他們只會利用天然的河流，後來也會自己開渠，引水灌田了。王同春就在這個運會中趕到了河套。

有一個四川人，名喚郭有元，他先到河套，娶了甘肅女子，成家立業。他首先提倡開渠，這條渠就叫做『老郭渠』（現在改稱通濟渠，在安北縣）。同治十三年，王同春投在郭家，充做工人，勤苦地工作。他的身材特別高大，長六尺左右，進普通的門戶全須低頭而入。力氣又極大，一鋤下去，掀起來時就有百餘斤的土。郭有元見他一表人材，心裏着實愛重，就叫他管理渠工，把女兒嫁給他。他既成了家。就向蒙人租了牧地，自創一牛渠（這是綏遠的特別名

詞，兩條牛爲一牛犏，引伸爲村莊的意思。後來再開第二個牛犏，以至於第三，第四……。他的田多了，就在隆興長（地名，在今五原縣城南）創一牛犏，這是他的大本營。光緒七年，他又自己開一條小渠，叫永和渠。十二年，又開同和渠；後來開得長了，改名義和渠（在今五原縣），這條渠長有百餘里。在這時候，他已經不受他的丈人的節制了。

光緒初年，開渠墾田的還有幾人。西邊有一姓王的鑿了一條黃上拉亥渠，又有一個姓楊的開了一條楊家河（都在今臨河縣）。東邊有一曹四，還有一個四老虎，同時開了一條長勝塔布渠（今名長濟渠，在安北縣）。凡事一關了利就會發生爭端，他們爲了爭水爭霸常時械鬥。王同春勢力最充裕，他有來復槍，前膛槍，手下養着的逃兵和把式匠（即參教師）又最多，械鬥幾年，他獨霸了。河套共有八大幹區；每區周圍數百里，他一個人就開闢了五個，擁有良田一萬餘頃，牛犏七十個。河套地方幾乎給他打成了一片。

(二)



編草順志吳

但他的占勝並不完全靠武力，他有絕特的聰明。開一條渠不是容易的，三丈濶，三丈深，數十里至數百里長，還有許多的支渠，費錢數萬至數十百萬，實在是很偉大的工程。要是開了沒有水來，或來而不多，人力財力豈不冤枉花了。但他識得水派，有開渠的天才，一件大工程，別人退避不遑的，他卻從容布置，或高或下，或向或背，都有很適當的計畫。他時常登高遠望，或騎馬巡行，打算工程該怎麼做，比了受過嚴格訓練的工程師還要有把握。在黑夜之中，他點了三盞燈，疏落地放着，來測定地的高低。逢到下雨天，他又冒雨出去，看雨水的流轉，做他測量的標準。在開挖時，他一眼看去，說那裏有水，鋤頭打下去，果真冒出水來了。遇有疑難的地方，低着頭看，抬着頭想，癡癡地立在渠邊，有時竟徬徨終夜。等到豁然貫通，真覺得上下通明，快樂得跳起來，叫起來。他是這樣地精神專注的。他又最不會失掉經驗。夜中馳驅曠野，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瞧就知道走到了哪裏了。有一次，他指着一塊地，說一尺下必有水，旁人不信，掘下一尺，他的話竟驗了。這人駭怪，問他原因，他說，『你看，地鼠穿的窟窿，翻起來的土是溼的。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嗎！』黃河中起泡，他知道水要漲了，對農民

道，『你們看，我開這渠，水會跟我來的！』果然渠口一開，水就洶湧地進來了。農民對他信仰極了，真要把他當作龍王拜。後來他和人家打架，被挖了一隻眼睛，大家就稱他爲『獨眼龍』，嵌進了這龍字。又因他小名進財，也稱他爲『瞎進財』。凡是到河套去，提起王同春，這名字太文雅了，未必人人知道；一說瞎進財，沒有不知道的。他還有一個表字，叫做『濟川』，這當然因他有開渠的功績，念書人取了堯典中的句子替他加上的了。

他非常的惜物，愛牲畜，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後自己吃飯。他又非常的刻苦，開渠時自己也雜在工人隊裏，一齊動手；就是他的愛子也逃避不了這種苦差使。就是他的女兒，腳裹得小小的，也要背了鎗在渠裏監工。

他的勢力既漸漸雄厚，於是招兵買馬，做起土皇帝來。流氓跑向他那邊去，犯罪的也逃到他那邊去。三教九流，他都容得下。直魯豫三省的貧民，去的更不少。本來茫茫的荒野，給他一幹，居然村落相望，每天下鋤的和擔土的有數萬人了。他用了兵法部勒他們，個個人要替他作事，不許隨便離開。農閒之時，又要施行軍事訓練，以防敵人的侵襲。清末革命黨需要金錢的接濟，常去訪他，也受過他不少的恩惠。他對於錢財一點不吝惜。凡是去依賴

他的人，他每每給這人娶媳婦，再給以百畝或千畝的田地。光緒十七八兩年，京北大旱災，他捐輸了糧米一萬多石。二十七年又是鬧荒，他再捐了六千多石。給他救活的總有五萬人以上。這時候，人人感激他。河套中人更只知道有他，不知有國家；彼此說話，提到他時，不忍稱他的名字，只說『王善人』。

但是他的手段也實在辣。凡是和他有利益上的衝突的，或是犯了他的禁令的，捉了來就要處罰。他的刑罰有三種。第一種叫做『住頂棚房子』，是冬天渠冰，鑿開一洞，把人投入。第二種叫做『下餃子』，把土袋裝了這人，扔下黃河。第三種叫做『吃麻花』，是把牛筋曬乾，像一條麻花似的，把人打死。所以漢高祖還要約法三章，他則只有死刑一章。有一年，他曾經用了這三種刑罰處死了三千五百人。總算起來，在他的手裏結果的人可不少咧！

他還有一件不合理的舉動，就是欺侮蒙古人。河套地方已久爲蒙人所佔有，他們自己不開發，漢人替他們開發也未爲不可。而且開發之後，蒙人日用的菜麵油酒都可從近地交易，地方的繁榮本來也是他們的利益。不幸蒙人習懶成性，太不振作，一切聽其自然；滿清政府更加『天高皇帝遠』，什麼都不聞不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王同春

既擁有實力，他大可自由行動了。他常常租用蒙人的土地；對方不肯時，他又強立借契，契上寫明期限一萬年。再不肯，他就命他的手下人和他們械鬪，把他們逐出這個區域之外。蒙漢間的感情就此傷了。他既廣闢田地，開溝渠，置牛頓，後套裏方圓數百里，再沒有蒙人游牧的地方，於是他們不是北度陰山，就是南越黃河，王同春勢力所及之地便斷絕了蒙人的足跡。但也有人說蒙人很信仰他；蒙旗裏有什麼爭論，只要他一出來調停事就完了。到底怎樣，尙待打聽。也許王同春的強舉蒙地比了官舉還能講些公道，又還捨得花錢，雖然蒙人一樣地受壓迫，究竟壓迫得輕的會得收拾人心呢。

他不但對於蒙人毫不客氣，即對於洋人也沒有禮貌。比利時等國的教士在綏遠一帶傳教歷有年所，每一個教堂各領有蒙地數百千頃，築室耕田，自成都邑，彷彿一個個的小獨立國，做事自然偏于強橫。王同春壓不服他們，他們也壓不服王同春，彼此積有嫌怨。在這方面，我們雖沒有聽到什麼故事，幸而覓得陝西巡撫升允的一篇奏書。奏書中的事情是這樣：蒙人和教民鬧起來，在庚子年後蒙方當然不會佔便宜，其中有一個烏審旗（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須賠銀四萬八千兩，但這旗太窮，不但拿不出錢，也拿不

出牲畜，只得把一個鹽池押給教堂；教堂不要，因此招商承領。有人推舉王同春承領，王同春自己答應了，而教堂不肯答應，說，『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竭力阻擋。地方政府無法，把鹽池改爲官辦。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王同春對於外國人是怎樣的倔強。

有一個河南人陳四，到河套時比王同春早些，他也是一個豪俠講義氣的男兒，手下自然收得許多徒衆。兩雄不並立，他們兩家時常械鬪，殺傷的人很多。訴到官廳，王同春就被捕入薩拉齊的牢裏。薩廳撫民同知文鈞覺得械鬪的事雙方都應負責，不該獨使王同春受冤屈，把他放了。後來陳四方面屢次上告，文鈞爲了這件事情竟革了職。他年老無子，不回家了，寄居在綏遠城裏，也沒有人理他。有一天，外邊忽然來了幾十個大漢，把他擡了去，他莫名其妙。停了一回，纔知道他們是王同春特地派來接他的。到了王家，王同春跪下說道，『大人，你是重生我的恩人。你沒有兒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了！』奉養他終身，殷勤服侍，過於孝子。遠道的人聽了，愈加欽佩他待人的誠厚。

光緒二十七年，庫倫活佛聽得他的名聲，聘他到外蒙開渠。他帶了一千個漢人去工作。結果如何，因爲道遠，述說的人也不知道。但他的幸運已在這一年交完了，從此

以後，他就一重重地墮入了厄運。

(三)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西太后等逃到陝西，岑春煊率師勤王，路過河套，看見土地肥美如此，心中着實想用了國家的力量幫助農業的發達。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撫，就奏請開發（因爲那時的綏遠是山西省管的）。朝中准了，命貽穀做督辦墾務大臣，二十七年先在東蒙着手，二十八年推到西蒙。貽穀到河套一看，見王同春的勢力這等雄厚，覺得非把他打倒，政府的墾務是不能辦的。因此，對他說，『你辦墾務極有經驗，我就請你當了總工程師罷！』貽穀帶去的一班人，看見那邊有這樣的大財主，個個眼紅，想去揩他的油。他知道政府的勢力來了，豺狼當道，對他必然不利，但無法反抗。他任了總工程師，第一件事是修長濟渠。他只命工人往低處開，水來了上不去，反把以前所開的渠一起淹了。他達到了敗壞渠道的願望。

本來綏遠的薩拉齊廳轄區極廣，後套全部在內，現在寧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內。自從政府開發西蒙，就把它的西部劃作五原廳。二十九年，五原廳撫民同知兼西蒙墾務督辦姚學鏡爲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開，親帶幾營兵到他家裏，勒逼他把渠道歸公；他違抗不了，只得屈服。從此以

後，政府裏設了水利局專管放水，每年征收水租多少錢；在規定之外，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額外的需索，不肯納賄的就不給水。逼得人不能種，河套裏的良田又變成沙磧了！王同春是自開渠道的人，政府裏算是體恤他，貼還他一些些的開渠費。

在那時，他不再能和以前械鬪過的人爭氣了，於是他的二十餘年來的敵人一一上衙門控告他，其中以陳四爲最厲害。他派人同陳四說，「從此以後，我固然完了，但你也完了！我們講和罷，我們把兩班把式匠遣散了罷！」陳四聽了他的話，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辭退。二十九年臘月三十日，陳四住在義和渠旁土城子（今五原縣城南約六十里），王同春的拳師杜福元帶了幾人，從隆興長趕驢子到土城子，夜十二時把陳四打死了。杜福元們跨驢東去，八點鐘走了四百里路，到包頭，大年初一到處拜年。陳四家屬告狀，官府捕獲了杜福元，但他說，「元旦天亮我就在包頭拜年，怎麼大年夜的十二點我在土城子殺人？兩處相去四百里，難道我是會飛的？」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

但是辦舉務的官員們發財的機會又到了。他們叫王同春來，斥責道，「你私墾蒙地是有大罪的，殺人也是有大罪，兩的罪併發，你有幾個頭？這不是害了自己不夠還害

子孫嗎？聽我們的話，你具一個甘結，我們替你消案！」說罷，拿出一張紙來，叫他畫押。王同春是不識字的，不知道上邊寫的是什麼；迫不得已，打上了一個手印。這一打，他的田就去掉了無數！

到光緒三十三年，王同春到底爲了打死陳四的案被捕入獄。關了五年，適逢辛亥革命，綏遠將軍陸榮廷因人心不安，要把監內五十一個犯人一齊槍斃，結果，別的都死了，只有王同春沒有死；然而死尸卻還是五十一個，原來一個開槍的兵丁誤死在內了。將軍覺得其中必有天意，沒有殺他，仍舊監禁。民國元年，他恢復了自由。綏遠將軍派他回河套辦團練，安定邊疆。他回到家裏，叫人肩了一面大旗徧走四鄉，嘴裏喊道，「王老子放出來了！奉將軍的命令訓練鄉團，保護老百姓了！」百姓們聽了這話，聚集攏來，不上一月就部署井然，威聲大振。民國二年冬，外蒙入寇，他埋伏了許多團丁，在高闕戍前打了一仗，蒙人大敗而歸。他因有了這回武功，得到政府裏五等嘉禾章的獎賞。可是他的田產已很少是他的了，他雖任當地的農會會長，還做得出什麼事情來呢？

聽說閻錫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過很深的交情，辛亥革命，閻氏曾得到他的兵馬錢糧的帮助，因此，民國以來他

輸運貨物，經過山西，很受當局的保護。他每年把灘羊皮和軟毛細皮從寧夏後套運到順德，再把綢緞布疋洋廣雜貨從順德等處運到後套，車上插了『王同春』三字的標旗，經過山西各稅卡，概可免驗放行。因此，他在順德民間的聲名也很大。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時他正關在獄裏，或者只是一種民間的傳說而已。

民國三年五月，地理學家張相文旅行到五原，他在歸化聽得了王同春的名望，訪他談話，一見傾心，覺得他真是一個農村的模範人物。聽到他自叙五十年來的經過，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張氏回到北京，和農商總長張謇說了。

那時張謇兼任導淮督辦，聽得有這樣一位開河的天才，自然高興，就聘他為水利顧問，招他到北京，並囑他帶了兩個兒子到南通師範學校讀書。這年冬天，他們動身，路過綏遠城，謁見將軍潘矩楹，潘將軍的手下人和賂殺的手下人一樣，看他有錢可榨，就勸將軍加他一個罪狀，把他下獄。張相文與張謇函電營救，都沒有效果。張謇爲了這事特地進總統府見袁世凱，用袁大總統的命令打電報去，方得釋放了。他到北京，對人說，『險呵！案子已判決，該槍斃了！只要這命令遲到一天，已來不及了！』他想起這些事情，真覺得萬念都灰了。

他們到了北京，在張相文辦的中國地學會裏住了三個月，和張謇等商量開墾河套的計畫。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西通墾牧公司，由王同春撥出烏蘭腦包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爲公司事業的基礎，張謇和張相文各出二千元作爲活動資本，從民國四年四月開凍時辦起，張相文親自去布置。因爲交通不便，官吏貪婪，軍隊騷擾，土匪猖獗，辦了六年，不但開墾失敗，連牧畜也失敗了。

民國三、四年間，張謇常常請假回南，覆勘淮河工程。王同春會隨着他南行。張謇同他討論導淮的方案，他主張疏導入海，張也極以爲然；但到底爲了種種阻礙，沒有實行。

他在南通縣住了些時，又到北京和山西應州住了些時。民國四年，他回到五原。五年，河套田地又歸他經營。但他老了，不行了。六年，病死，年六十七。現在五原城內有個王同春的祠堂，每年六月六日爲廟會期。就是這座五原城，也是民國四年他捐貲建造的。

(四)

自從光緒末年他入獄之後，一班拳師失去了首領，變爲土匪。河套的土匪幾乎沒有不是王同春的把式匠，他們的擾亂區域直蔓延到察哈爾。

講到渠道，自他走後也湮塞了。當貽穀辦墾的時候還像個樣子。到了民國就沒有人顧及，墾務停頓了。四年，綏遠都統蔡成勳手下有一個旅長楊以來，他要包辦水利，設立灌田公社；名義似乎很好，但實際只有剝削，水利全壞。五年，雖仍由王同春接辦，但過年他就死了。此後水利事業由墾務局經營，當局者只知有田而不知有水，更失敗了。十七年，劃歸建設廳，設立包西水利管理局，困于經費，變成官督民修。無論如何，總不及王同春私人管理時來得好。所以有人歎息着說：『民主渠修了三年尙未成功，而且眼看將來也沒有希望，如叫王同春來修，那會枉費這麼多的時間和這麼多的金錢！』

王同春共生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和四子早死。五子王喆，號樂禹，是一個謹慎的人，能保守他的遺產。三子王英，號傑臣，民國初年隨父到南通，讀過幾年書。回五原後，他不去種地，專喜招集流亡，聚衆至數千人，後又增至萬餘人。政府任命他做軍官，曾在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部下做過旅長和副司令等職。但他爲人心氣高強，不能鬱鬱居人下，而有勢力的又垂涎他的產業，逼得他難堪，二十年，他提了兩師兵造反了。這說不定有水滸傳中逼上梁山的背景！給國軍剿平了之後，至今匿居在天津。

他分得的父產，已全部沒收了。次女名二老財，年已五十外，嫻騎術，擅智謀，綽號是『後套的穆桂英』，也有人比她做九花娘。十七年，土匪趙二半吊子圍攻五原城，聲言破城後要屠城，她挺身而出，嚴辭責備，他的兵就退了。即此一事，可以知道她在後套的威望。她手下有四千人，又有些軍火。她也能指揮軍隊。王英失敗後，後套的土匪更多，有人報信，說他們都住在二老財的家裏。政府得此消息，把她逮捕。她侃侃答辯，說，『倘使我幫着王英造反，爲什麼他失敗之後我不跟着他跑呢？再說捉賊捉賊，我的贓在哪裏呢？犯罪要證，那一個土匪供出是我窩藏的呢？』問官覺得她理由甚直，沒有定她的罪，但也沒有敢放她。她現在仍住在五原縣的監牢裏。又有人說，已經放出來了。

民國十四年，從五原縣中析出通濟渠以東的地，成立安北設治局；又析出豐濟渠以西的地，成立臨河設治局。十八年，改臨河爲縣。綏遠一省只有十八個縣，而五原，臨河，安北三縣是王同春開發的。一個不識字的人能設赤手空拳創出這番大事業來，那不夠我們的紀念？再說倘使官民能設合作，他的成績又將怎樣？所以張相文沉痛地說：王同春是不幸而生於中國！

附錄一 東華續錄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 朱壽朋輯

(光緒朝卷一七三，頁八)

升九奏，「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陝西甯條梁地方蒙人鬧教一案，去夏經奴才派員會同綏遠城將軍所派委員，暨蒙部各員，與該處教堂議和，往返籌商，磋商再四，開議逾月，始獲辦結。計此案焚燬教堂四處，教民房屋六百餘間，傷斃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掠取教堂及教民器物糧石牲畜等件，爲數頗多。議定不戮一人，共賠償銀十四萬兩；又烏審旗歷年舊案：三旗另賠銀三千五百兩，歸入此案並結，一了百了，均不得復有違言。其賠款應由鄂托克，扎薩克，烏審三旗分攤，鄂托扎薩克兩旗或即時措交現銀，或以牲畜地畝作抵，惟烏審旗素稱貧瘠，無款可籌，因以大淖爾池暫押教堂，一面設法出租。上年十月，臘月，本年三月，三期籌款贖淖。屆期如辦無端緒，教堂仍按三限索銀，決不將淖池收留。當經該委員等同蒙旗及教士會議條規，妥立和約，所有永無翻悔，甘結存案。此起初蒙洋議和之大概情形也。

「嗣因招商認租淖池，日久無人承領，而十月限期已迫，因札飭延榆綏道酌量妥辦；如招商甚難，卽以大淖歸俄，俄代蒙出賠款。旋據延榆綏道稟稱，「已由綏遠委員招來晉商王同春；惟一時無此鉅款，擬按四年分期自交洋堂，現已互立約據」等語。奴才以爲償款既有著落，自可相安無事；乃今正接閱該處教堂來函，謂「去冬蒙旗應繳之銀，一再愆期。聞欲將淖池出租王同春，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果爾當極力阻撓」；並云「第三期如不將款交清，彼時斷難應允」。奴才竊維此次蒙洋

據峙，幸經派員議款，復歸於和。倘因該旗籌款無從，致啓責言，彼直我曲，其將何術以解？且王同春既爲教堂指撻，又無現銀持交，自不能令其承辦淖池，免生枝節。當飭司籌款五萬餘兩，委員解赴榆林，於三月限期內如數兌交該處教士核收，贖回淖池，歸官開辦。良以大淖產蘆最旺，在公家既非虛擲黃金，洋堂賠款繳清，在蒙旗亦可如釋重負，兩有裨益，是以毅然行之。此代蒙籌款結案之實在情形也。

「茲據駐紮神木部員明祿來文，據稱王同春係該員招來，「即使作款定須一時清還，不允四年分期，亦應婉勸教士曲從，何得遽歸官辦。此皆綏遠委員佐領扎拉豐阿攬權干預，又以小石碛地方許給洋堂，必暗激成禍變。合先陳明，以免明祿將來獲咎」等因。接閱之餘，不勝駭異。查佐領扎拉豐阿乃奏委專辦此次教案之員，凡放地籌款各事宜，是其專責，何得謂之干預！淖池既可歸商，何獨不可歸官！以鉅金濟蒙之急，蒙人有何不利！至小石碛地方，乃上年會議租與洋堂之地，業經咨明外務部在案；此時自應指明地段界限，勸諭各蒙民遷徙，以期彼此相安，何得遽食前言，任意撓阻！明祿因淖池未歸王同春承辦，輒牽引「蒙教相仇，大禍卽在目前」等語，希圖挾制，殊不知教堂所切齒者專屬王同春一人，若復用之，適以挑蒙教之釁。明祿情憤，乃爲之力爭，奴才固不敢謂其必受王同春賄賂，故聽該商把持；而其徇私忘公，危言聳聽，實屬昧於情勢，不顧大局。際此蒙教猜疑未泯，該員不思彈壓調停，以期釋嫌敦好，萬一因民之怒，激成事端，其患何堪設想！焦思再四，惟有請旨飭下理藩院，將駐紮神木部員明祿速卽撤回，以弭隱患。」

得旨，「明祿著卽撤回，該衙門知道。餘依議。」

附錄二 塞北紀行

張相文

(南園叢稿卷四，頁三二)

(民國三年五月)二日，住五原農會。下午，王君同春來晤，農會長也。余在歸化已聞其名；然官場對之，率多詆毀之詞。及適薩拉齊而西，所遇農民莫不稱其經營水利具有心得。因乞知事范君為書介紹見之。與談河套地方利害，所言頗能中肯，亦可為農人之最好模範矣！

附錄三 王同春小傳

張相文

(南園叢稿卷七，頁五二—五三)

王同春者，北直邢台縣人。性任俠喜事。少時家赤貧，隨父覓食塞外，轉徙至河套，備為蒙人工作。其為人眇一目，身軀雄偉，膂力無人，以是得稍積工資，乃貸蒙人牧地自墾之。

河套界山河間，地層沖積，赤堁中兼雜白沙，得河水以浸之，乃異常滋潤；水所不及，皆荒曠也。同春有天才，能識水脈，登高而望，即知賦滄所宜。又或馳馬巡行，凡山原高下，工程多寡，門角鈎心，了了然不差累黍，雖精於測算者不如也。故其墾地歲獲滋多。乃益出資租蒙地，蒙人益信賴之。自南河沿岸以達北河，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凡墾幹渠四道，寬深皆與大河相等，支渠旁達無數。管，茶，燕，豫發民爭趨之，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歲獲粟穀至巨萬，饋運口內不可勝計。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雲屯，富庶過於莊縣。同春指揮其間，儼然一建國主也。

是時適有豫人陳四者，先同春至河套，蒙使尙氣與同春埒，徒衆亦

歸之，乃起與同春為虞尚之爭。兩家持械鬪，時有殺傷者，同春遂坐繫薩拉齊獄中。廳官文鈞視同春無大罪，遽遣之。已而陳四之黨送上告，文因以落職。年老無子，退居綏遠城，無過視者。一日，忽來壯士數十人，急舉之去，不知何所為也。繼知乃同春遣迎之。既至家，同春則跪陳曰：「大人實生我，我即大人子矣！大人何用子為！」遂奉養之終身，過於孝子焉。蒙古諸王公聞之，愈益多同春之義。蒙旗有違言，得同春片語無不立解者。

居久之，清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西盟墾務，知蒙人弗善也，乃羅致同春，欲以開導蒙人。同春既進謁，適陳四為人殺於路，風傳同春實使之貽穀從吏合謀，借是以斃同春，瓜分其產，乃勒令同春盡獻墾田，且誣之曰：「如此則為爾消案，不則私墾蒙地有罪，殺人有罪，兩罪並發，禍且及子孫矣！」遂出一紙，逼之畫諾。同春不知書，手印之，其田盡沒。然終以陳四案，囚繫之獄。

辛亥革命軍興，北方騷動，獄中諸犯且謀越獄為亂。同春密告之，得以無害。將軍堃嘉其忠，遂釋之，飭往河套為靖邊計。同春既歸，乃建大旗，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老子出獄矣！且奉將軍命，為若練擲團，禦寇盜也。」於是蒙漢爭集，旬日間部署井然，聲威重一方。二年冬，庫倫入寇，同春設伏邀擊之高岡成，大破之，遂出軍功獎以五等嘉禾章。然墾田既盡入官，乃退耕河西為老農，亦無復當年意氣矣。

野史氏曰：泰西人於近數百年間盛言殖民矣；昔向者讀吳元盛林道乾殖民諸偉人傳，心竊壯之，謂吾民之聰明才力果不在彼族下也。自今觀之，彼吳林者特徵倖成功耳。假使南洋諸島亦如河套之隸屬於中國，則是蠻

者方爲官吏魚肉之不暇，而豈能技荆斬棘，爲吾人爭存於尺寸土耶！嗚呼，悲夫！

附錄四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 張星煊

(地學雜誌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期張對西先生紀念號)

民國三年甲寅 年四十九歲

春，三月，擬爲西北之遊。：農商部總長張季直先生因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相囑，部給旅費。：出居庸關，經張家口至大同。由大同用驛車：至歸化城，……見張汝與（名習可）將軍。將軍以西方荒落，旅行不便，命副官派馬兵數人，護送至寧夏。：由歸化西行，：至五原縣。在此認識其縣農會會長王同春。由五原西南行，：至大中縣，屬阿拉善旗地，得悉豫匪白良入甘肅，寧夏戒嚴，不可前行，乃乘舟下至包頭東歸。歸後翌年，有塞北紀行之作；又有王同春小傳，以記套中開闢偉人。……

秋，冬，與張季直籌劃開墾河套事務。致書五原縣，請王同春來京，共商進行之法，由部給以顧問名義。季直先生並請王派兩子至南通師範學校肄業。至冬，王由五原東來，至綏遠謁見新將軍潘矩楹。時有欲向之綁票者，在潘將軍前構陷之，將王拘留下獄。先君在京聞之，先求張敬輿致函潘將軍緩頰，請釋王，無效。農商部致電亦無效。季直先生爲此特進總統府謁袁，用袁大總統命令，電其即刻釋放，始有效。王抵京云，「在綏遠已定讞，大總統令若遲到一日，卽遭槍斃矣！」同春在河套開墾墾渠，功績甚大，有類神禹。套中又有稱之爲王善人者。壯年起業時，不無有得隸人之

處。年老多財而無勢力，卽爲其所至獲罪之由也。清末將軍贖罪其錢財土地甚多，曾下之獄；至此又遭下獄，因之萬事灰心矣！民國二十年冬，各報記後套匪首王英有兵兩師之衆，兵敗被擒至北平，以後不知下落；英卽同春長子也。據前山西國會議員景太昭（名耀月）及前江蘇省長王鐵珊（名湖）云，「王英並非土匪，而報章別有政治作用，宣傳之爲土匪，實甚冤枉」。此真所謂「以亂政爲政，枉法爲法」矣。王同春及其二子抵北京後，寓西單牌樓舊刑部街中國地學會，約三月之久，與先君及張季直商量河套開墾事宜，組織西通墾牧公司，立案於農商部。王撥五原縣烏蘭腦包地方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公司基址，季直先生與先君各出銀二千元爲活動資本；定明年春四月開墾時至河套試辦。袁世凱當時聞之亦欲在口外大舉養馬，爲擴張軍隊之用；但不久亟亟謀稱帝，不暇再及此矣。同春回至山西無聊。其二子往南重留學不久，以不慣南方生活，同後套。

民國四年乙卯 年五十歲

春，三月，在泗陽縣招集農人十名，往五原縣開墾。每人給旅費三十元，由泗陽步行至五原。並約地墾熟後，每人給地一百畝。約於七月來京，同往五原縣照料工人。化叔年已六十餘矣，但精神甚佳，飲食甚健。其子相禹亦隨工人同往。春，夏，秋，皆在五原親自照料一切。此時五原地曠人稀，物產極少，卽青菜豆腐，欲求一飽，亦不可得。常以買一斤豆腐，幾根白菜，走至二十里外，始能得之。泗陽在江北已爲窮苦，而五原縣較之泗陽更苦。泗陽農人至五原後不堪其苦，加以公司前途無大希望，二年後卽俱回泗。初至烏蘭腦包，第一事卽建二十餘間房屋，以便棲止。次卽種菜買磨，以便飲食。後套天氣乾燥，時常全年不雨，種植全恃河渠

灌溉。五原河渠頗多，皆爲王同春壯年時所鑿，以後悉被沒收。政府設水利局專管放水，每畝征水租若干。規定以外，局中委員無不額外苛索，要求納賄，不納賄者不給水。地近渠邊者，每屆秋季，黃河水漲，自然泛濫，不需納賄；次年春末下種，無不豐收。地距渠遠者，爲自然泛濫所不及，無望水斷不能下種。公司地甚距渠稍遠，某次爲爭執賄賂多少之故，怒極，欲率工人搗毀水利局。繼思此事不可爲，乃止。五原水利局隸屬綏遠將軍，中央權力所不達。天高皇帝遠，無可如何也。此時鐵路僅至豐鎮，尙未至綏遠，五原一帶農產無從輸出。即能得水，專辦墾植，亦未必有利。於是乃專注意於畜牧，買犢三百頭，小羊五百頭，猪若干養之。墾則兼辦，求以自給足矣。秋末，自五原歸北京。留化叔及張霖溥在五原照料度冬。

民國五年丙辰 年五十一歲

秋，後套開墾之泗陽縣農人十名，不耐後套之苦生活，俱回泗陽。有二名，經北京而回。僅張霖溥一人留套中照料本地工人畜牧事業。

民國九年庚申 年五十五歲

冬，十一月，張霖溥自後套經北京回泗陽。霖溥在五原數年，照料墾牧事業，費盡心力，經閱萬難。歷來書求接濟，並呼援助。而套中政治情形日壞，土匪猖獗，官兵騷擾，招新股則無人再肯出資，欲援助則恨鞭長莫及。所畜牧之牛羊，不爲土匪所搶而去，卽爲官兵強奪屠食。其餘東藏西匿所剩留百餘頭牛羊，至是出賣結束。河套開墾，起於民國四年，至是凡六年，完全失敗，損失活動資本四千餘元。此事可爲現今大聲急呼開發西北者之殷鑑也。西通公司之失敗，一由於水利局委員貪污索賄，無法

應付，不得不罷墾務。二由於軍隊之強取，所有牛羊盡被屠食，數年畜牧工作付之流水。三由於土匪之亂，使人生財財產全無保障，辦事人求一日安枕而不可得。以後欲開墾西北，而不先澄清吏治，懲貪污，禁苞苴，及約束軍隊，皆可視作紙上談兵，欺人之舉也。至若土匪，則緣政治不良而產生者也。民國初年，套中無大股土匪；以後國政日益崩潰，土匪乃應運而生矣。

附錄五 五原王紳同春行狀

王文輝

(民國二十年，臨河縣志卷下，頁二九)

民國八年春，文輝奉命卸五原任，邑紳張君厚田等來署，盛述王紳同春開闢河套，殖我民族，事蹟甚詳，請爲文以狀之。爰撮叙其崖略，爲之狀曰：

按王君同春，字濬川，直隸行唐人。幼負異稟，嬉游里巷，不與群兒伍，人爭異之。嘗年隨其先德來河套，縱覽周原，嘗語人曰，「沃野千里，何居乎蒙人自封自閉爲？」其有殖我民族之志固已夙矣。於是孜孜求農牧實業，孜孜不遺；而其生平樂而不厭，嗜而彌篤，有與終身結不解之緣者，厥惟水利。同治十二年，首先創開老郭渠。光緒六年，開哈拉各爾河；嗣又開渠口至梅令廟五加河。七年，由和合源創開永和渠，至補紅村。十五年，由老郭渠上游創開同和渠，復由土城子開口接至同和渠，改名義和渠，渠長百餘里。二十五年，創開中和渠，至五分子。二十八年，隨墾務督辦貽欽使過勘水，豐，剛，黃，沙，義，通，長各大渠，指導動合機要。每有大工，他人昨舌束手，退避不遑者，先生從容措置，高下之宜，向

背勢，得失順逆之局，均能測於幾先，定於臨時。一時造門請者，得其片言一語，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是其果操異術哉！蓋其經驗有獨至者然也。普通工作無論已，遇有疑難大工，俛而察，仰而思，面壁終夜，臨流癡立：慮其結而不解也，以無厚之精心入之；慮其膜之不破也，以至銳之果力出之。及夫豁然貫通，直有覺上下通明，踴躍狂呼，雖南面王莫易此樂者，何快如之！

昔張南通與先生談水利，終日無倦容。導淮大計，先生力持導入海之議，南通深聽其說。識者惜其未見諸實行也。

當光緒末季，蒙於猶守閉關主義，耕墾之地寥寥；先生長駕遠馭，出全力闢地五千頃，開大渠三道，待以舉火者萬家，其真能造福我民族民生

青海概況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拂曉，同人自綏遠城赴百靈廟，沈煥章先生來附車。至武川，逢大雨，車不克進，坐縣署以待。予與沈先生談，知其先世籍江蘇宜興，數代前歸青海，遂為青海之壘源人，曾就學於長安之西北大學，既而從事于無線電，以通蒙藏語，二年前就任班禪之無線電臺臺長。方將收拾行裝，隨班禪至伊克昭盟宣化。同人有志於邊陲之研究者久矣，居內地，求認識且不易，而沈先生之所知乃至富，予因請為馮撰文，書青海現狀，承見允。越中載，沈先生自伊克昭盟還，出示此篇，謂河套中未能通郵，故遲滯至今也。展而讀之，所記民族，交通諸事皆詳晰新穎，遠軼其他

者為何如耶！一旦盡奪其所有而歸於公，先生視之如棄敝屣，若此，其器識又為何如耶！先生持平主義，尚博愛，好施予。光緒十七八兩年，地方苦凶，慨出糧萬餘石，二十七年，歲大饑，慨出糧六千石賑之，活人無算。辛亥，王爺地劉天佑之變，蹂躪河套無完土，晉軍全部軍糧數千石獨力任之。此其樂善不倦為何如耶！

按臨河未設治前，地方悉隸於五原。臨河當日農業水利，何莫非我瀋川先生經營締造之所賜。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至今父老猶樂道之。用附志乘以志不諼云。

按中和渠未詳。哈拉各爾河亦未詳，而綏遠省分縣圖中五原有哈拉烏素渠，未審即此否。吳志順記。

沈煥章

記載。聞數月內將更有遠遊，則所以貶我者當不止是矣。追思塞外雨聲車跡，永難忘此邂逅相逢之樂。願本刊之青海研究發軔於斯！

二四，一，二八，頤剛記。

(一) 政治

自民十七年改建新省，省會為西寧，有省政府及辦理內政之諸機關從事建設。全省共計十四縣，曰：西寧，大通，循化，互助，貴德，齊源，化隆，樂都，民和，同仁，都蘭，玉樹，湟源，共和。各縣有縣長，為行政領袖。

縣長人選，本為民政廳委派，其實由省政府，民政廳，師部三處分派（按青海軍政未分，實權握軍人之手。職權濫用，政治上軌道）。保衛方面，縣有公安局，局長由省公安局委派。十四縣內有都蘭縣，玉樹縣，民和縣因貧瘠及地屬游牧，僅縣長一人，科長兩人，衛兵五六名而已。其他如建設局，教育局，財務局，縣黨部等，該三縣亦未設立。尙有數縣，多為游牧之地，其政治統治，以該族之風習……為分藩之治，如：

(1) 番民（即藏民） 中除各族各有其長，並依門戶之多少，而有世襲之千戶，百戶，百長（官名）。玉樹縣有囊謙（官名）為各族之領袖，與政府接近，有生殺予奪之權，較千戶，百戶，百長大。至各族之民，只求游牧生活之安適，並不需要法律之裁制；即有爭端，依序報於千百戶，按理判斷，罰以牛羊磚茶等物。其刑具為牛皮鞭。若事關命案，召集千百戶或囊謙公議處罪。最近亦有囊謙或千百戶會同縣政府轉呈省政府辦理者。

自衛方面，素日無軍隊組織，由族民自備武器。有警察，臨時聚集，由千百戶等率領指揮之（按此有合民兵精神）。

(2) 蒙民 組織與番民及東西蒙（即東西四蒙古）相同。有王公，貝勒，貝子，扎薩克（官名）等依次節制。世襲有

土，王有生殺之權。各王聯盟，共舉正副盟長各一人。盟下有旗，王府在焉，俗稱王爺府，管理該旗一切，行使一切職權，辦公機關即設其中。

(3) 土人 民十七年前有土司制度，現均改土歸流，由縣長行使職權。

(二) 經濟

青海土地遼闊，氣候溫和。肥沃之區，可耕可牧。山林叢生，而天然寶藏尤富。惜開採無人，貨棄於地。

(1) 農產 雨量不缺，而耕者過少。近雖有墾務局，而收效無幾。其最可觀者有豆類，穀類及蔬菜等，可供全省之用而有餘，並輸出蘭州。此不過墾地十分之一也。

(2) 森林 天然森林以栢，楊為大宗。松，樺，榆，橡次之。可烏蘇等地有綿互數十里者（俗稱戰林），其他產林之區尚多。

(3) 鑛 產鑛之區多為部落酋長及喇嘛寺院所佔，因風水之說，不讓開掘，故無詳細調查。現有人工開採者，即砂金一項亦甚可觀。

金： 祁連山多含金質。順水流下之砂粒，用土法淘之得金，每人每日僅得二三錢。工人多為回民。有大同

金廠，淘工有一兩千人，每年可得五六千兩，近已停採。
柴達木河一帶皆有金砂，湟源 貴德兩縣人民開採，共設七處，後因果洛族（即番族一種）劫掠，因之停頓。民十九年又開工，年產二百餘兩。玉樹縣亦有金廠之設，成績不著，時開時停。

銀：大小柴旦一帶最富，隆沖河最良，為蒙番人開採，不許漢人過境。

銅：為紅銅，海南海北（科都爾海）均有。

錫：產圖馬河一帶。土法開採，量甚微。

鉛：柴達木河一帶。為土人所採，產量頗多，售於內地者不少，鉛質優良。

玉：產玉樹一帶。

硼砂：產柴旦一帶。

石膏：產地甚廣。生於紅色層岩之內，遠看即可辨識。西寧，樂都亦有產量，惜無消售。

煤：以大通最富最佳，用土法開採，尙足供全省之用。

鹽：為青海特產，不製不晒，取出即成大塊，俗稱青鹽，味鮮美，滿清時供上。若新法開採，可供數省之用。

鐵：產哈拉哈金等地，每月可出六千斤，無法消售，早已停頓。其他硝，硫磺塊，礪砂，礬石，白石粉（土人用以代肥皂甚佳），產地頗多。

（4）畜 青海總計有馬十二萬匹，牛二十萬頭，羊二百餘萬隻，駱駝十餘萬頭，為中國之一大畜牧場。人民之衣食住行，生活所需，皆取之於牲畜，依馬牛羊之多少而定貧富焉。

羊毛為生貨出品之大宗，量為全國冠。春秋兩季剪毛各一次，集合於西寧，湟源一帶。運至天津上海而銷售於英美居多，日本次之。總計每年約二千餘萬斤。羊皮以黑紫羔，羊犢羔，馳名全國，銷售天津最多，為青海經濟一大補助。其他駱毛，羊腿，羊腸，亦有英德等國商人來青大批收買。

魚：黃河之無鱗魚味甚美，向為中外所稱贊。

犬：獵犬性馴善走，能捕狐兔。家犬巨大如牛犢，又名獒犬，能噬殺豺狼野獸，蒙番人視之如珍寶，行可引路，住可防衛人畜。

（三）交通

本省地多未闢，財政困難，自改行省，於各種交通建

設已着着進行。汽車路可通各縣，惟道路盡爲土築成，天雨卽不能行（汽車全省不過十輛，且爲省府軍事機關所有）。平常各族人民交通之工具，回漢以乘馬，驢，轎車等，蒙番以牛，馬，駱駝。

（甲）橋樑：

（1）通化橋 此橋爲木架成，長廿丈，寬丈餘，在化隆與循化兩縣間，黃河上游最大之橋也。

（2）濟通橋 架大通河上，長十五丈，寬一丈。

（3）通濟橋 架南川河上（距西寧西郊三里），長三十餘丈，寬三丈，高六丈，木石築成。去夏冲斷，現擬重修。

（4）惠寧橋 架湟水上（距西寧北郊十里），長廿五丈，寬三丈，木石築成，工程較大，亦堅固。

（5）小峽橋 西寧通樂都要道，長六丈，寬一丈，以木架成。

（6）貴德縣與共和縣交界之浮橋 寬十丈，爲九隻大木船連成。

（7）廣濟惠寧浮橋 寬五丈，爲四隻木船連成。

（乙）電政：

除玉樹，磨源，都蘭三縣外，餘十一縣均有電話專線。西寧有電話總局，有線電報局，軍用無線電臺四座（內有班禪大師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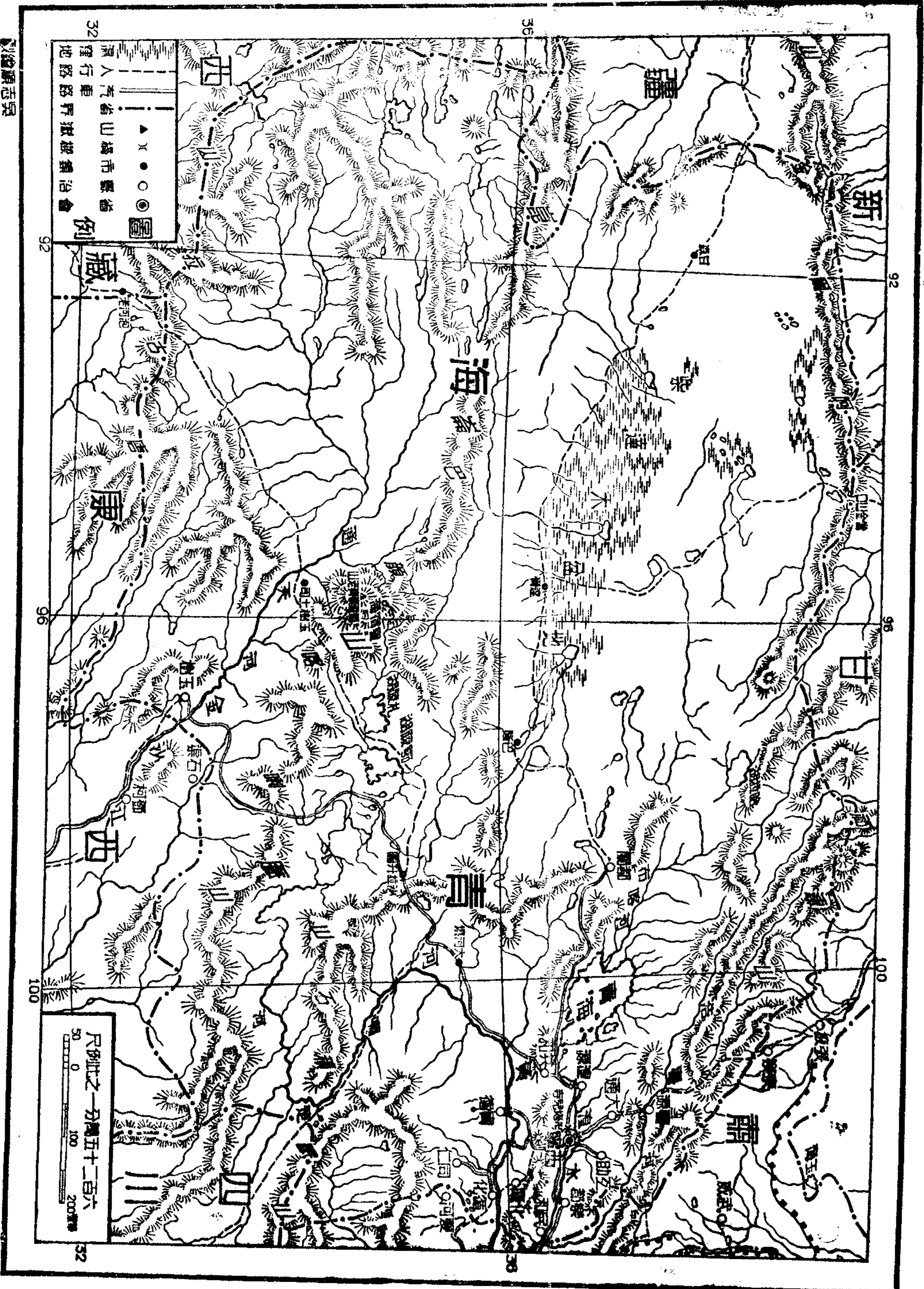
（丙）水路：

（1）湟水 西寧樂都等縣之小麥及附近之皮毛，當春秋水漲，毛商糧販順流運出；小麥一項每年輸甘肅總在十餘萬石。

（2）黃河 本省產糧區及皮毛運集貴德循化等縣，由牛皮筏（似船，以數十牛皮袋內吹空氣，漲後連繫成一長方形）載之輸出。本省木材亦多藉黃河運輸，惟階急流，時出危險。

（丁）飛機場：

去年青海省府在西寧東郊十里之羅家灣灘建築一廣場，縱橫一千六百公尺。去夏歐亞航空機試航三次，奈乘客無幾，成爲不定期航線。現擬在都蘭，玉樹兩縣擇地築場，以構通康藏航線。



瑞锦志识

(四) 民族

漢，滿，蒙，回，藏，土著，撒拉，無不俱備。言語不同，信仰各異。日常生活，亦一一表現其特有之個性。

茲列表分析之：

漢

漢族入青考

據漢書王莽傳及後漢西羌傳所載：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秉政，欲耀威服遠，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塞外羌豪良願（頭目人名）等，使獻鮮水海（即離西寧西二百四十里之青海）。莽受所獻地，置西海郡，築五縣，徙天下犯禁者處之。至晉時呂光又徙西海郡人於諸郡（按漢人入青此是一實據。其後晉唐屢有用兵，漢人之來青海居住者不少）。

住地	戶數	人數	分佈	地	職業	言語	風俗	備考
西寧縣	一八〇一〇	一八二三一〇	城內，附郭，東川，西川，南川	城內及山川各鄉	農人居多，商工次之	漢語，亦一切與內地同	西寧之言語與禮節，有一部份與南京同。	
樂都縣	八六二〇七	四九五〇六	城內及東，西，南三鄉	城內及附近數十里村莊	農人多，牧畜少	全	半漢半番	
貴德縣	三九〇〇	一七二〇〇	城內及附近數十里村莊	城內及附郭四區	農商多，間有牧畜	全	半番近漢	
化隆縣	一〇八〇	六〇〇〇	城內及附郭四區	城內及附郭四區	全	漢語外亦通蒙番諸語		在城內有川陝甘等省商人及縣政府職員數人，無從計數。
湟源縣	四〇五九	二二〇〇〇	城內及附郭四區	城內及附郭四區	全	漢語及土蒙，番，語參半		
玉樹縣								
共和縣	二九〇	一三七〇	任亦拉什，大磨莊，加什達，半農人，半牧	任亦拉什，大磨莊，加什達，半農人，半牧	曹多龍，哈汗士克，油房台游牧	漢語及土蒙，番，語參半		

大通縣	循化縣	民和縣	魯源縣	同仁縣	互助縣	都蘭縣
	九〇一	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	六〇〇〇	二〇
三八八三〇	三三九三	一二三〇	九〇〇〇	一〇〇八	三〇〇〇〇	
城內及各區	城內及馬營	城內及各區均有	城內及浩源河北第一區。	城內及保家鎮	城內及第一，二，三區	
農，販煤商漢，開礦工。	農，兵	農	游牧及農	農	農	
漢	漢及番語	漢及土人語	漢，蒙	漢，番	多漢語，間有土人語	漢，番，蒙
漢	全	漢	蒙，番，漢	全	漢，番，蒙	餘係流動與蒙番人交易之商人。
				此數為漢回二族之總數，以生活上已同化。		

回

回族入青考

回族之來青海，始自唐朝。由傳教主率領教徒，自新

疆一路沿祁連山以至青海，各縣皆有足跡，於是番人轉奉回教者不少。而蒙，漢人亦有改奉回教者。

樂都縣	西寧縣	住地	戶數	人數	分佈地	職業	業	言	語	風俗	備	考
二二九	七〇二		二四九	三三八	城內區關及一，二，三，四各東	工，商，小販	漢	漢	清真教	本有回文回語，除教長，教師略知一二外，餘民皆漢語。		
一〇四二					城內東關及附農		漢	全				

大通縣	一七〇〇	二三六〇〇	西區，東區，開煤，農	漢	全	西區：極樂，良教二堡。東區：河州，涼州，新莊，舊莊。南區：石山堡。
貴德縣	五一九	一九三一	城關及康屯，農，牧畜 楊屯，李屯	番，漢	全	
化隆縣	二二一三	一二三〇〇	城內及附郭數十里	番，漢	全	
循化縣	五〇	二〇六	城關	全	全	
湟源縣	三一七	一六七〇	縣城及附郭	工，商，小蒙，漢，番 販，水客	全	水客，即在河上運糧及羊毛之人。
玉樹縣		一		小販		
共和縣	五六	一四五	口毛底，蘇胡，農，牧畜 拉開才	土語及漢	全	偶來經商者。
都蘭縣						偶來經商者。
互助縣	二二三	一〇〇〇	一區與三區	農	全	一區：什字莊。 三區：山莊，邵家溝。
同仁縣			保安鎮	農，商	全	見漢族表。
豐源縣			住沿南河一帶	牧畜，農	全	見漢族表。
民和縣	五〇六〇	二七〇〇〇		農，小販，船夫	全	

藏

藏族入青考

青海原是西羌，西羌乃藏族之始祖，故藏族入青為時

甚早。西藏紀要所載『西藏，古三苗之裔也』。按清康熙

五十九年上諭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西南為喀木地，班禪喇嘛所

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也』。據晉書西戎傳，吐谷渾即

藏族。周書異域傳，『吐谷渾自號可汗』。西寧府誌載

唐朝吐谷渾慕容賢建功，封青海國王。蒙古游牧記載『

大舜時代。西戎之名，始自禹貢。

西羌卽三苗。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按藏族入青，應在

住地	戶數	人數	分佈	地	職業	言語	風俗	備考
西寧縣	八五一	七〇〇一	二區，三區，四區		商，農，牧畜	藏，漢	信喇嘛教，生活漢藏參半	
樂都縣	五二一	三一〇〇	山腦各地		農	全	全	
大通縣	九八〇	四七〇〇	各川		農與游牧	藏	信喇嘛教者少，務農多，尙近漢	生番，熟番
貴德縣	二二一一	九五〇一	三溝，下山及西南山後		農與牧	藏，漢	全	內生熟番兩種
化隆縣	一三六四	七〇〇〇	東，西，南各區		農	全	全	
循化縣	一五〇〇	六四二八	邊都，起台		農	全	全	
湟源縣	二七〇〇	八六五四	城內及各區，各鄉		商，農，牧	全	信喇嘛教	
玉樹縣	九三一〇	三六八九六	全縣河岸		游牧	藏，蒙	全	共二十五族
共和縣	三五六〇	一七八〇〇	全縣河岸，山根		農與牧	藏，漢	全	
都蘭縣	二〇〇〇	七八二六	全縣		游牧	藏，蒙	全	
同仁縣	二八四三	五四三〇	各區		農	藏，漢	全	生熟兩番
齊源縣	八〇〇	一六〇〇	老虎溝及大廟附近		農與牧	藏	漢藏參半	
民和縣	五七六	二六六〇	各區		農	藏，漢	全	
互助縣	三〇〇	一五〇〇	邯鄲寺一帶		農	全	全	

附註 十四縣之藏族，喇嘛十分之二，並有寺院。

蒙土撒

蒙族入青考

蒙古，青海，西藏本連為一氣，人民皆逐水草而居，自然隨時有遷入之機會。據歷史記載，至遲應在宋末。

青海蒙族計分廿九旗：即和碩特廿旗，共一萬七千一百十五戶，分佈在魯源，都蘭及黃河兩岸；土爾其特部四旗，共兩千五百戶，分佈於共和，魯源及黃河南阿立蓋一帶；綽羅司部兩旗，共三千戶，分佈於魯源琴可灘，永安城一帶；輝特部一旗，共一千戶，分佈共和縣恰不恰；喀爾喀部一旗，共一百戶，分佈魯源永安城；察汗諾門汗一旗，共四千戶，分佈魯源琴可灘。

此外尚有土族與撒族，其入青源流無從查考，茲將人數及分佈地列左：

土族

- (一) 共和縣——廿四戶——百餘人——分佈恰不恰，上，中，下郭密
- (二) 互助縣——一千五百戶——七千人——分佈一，二區
- (三) 民和縣——三千戶——一萬人——分佈安寧一帶
- (四) 樂都縣——三百二十戶——六千三百餘人——分佈山臚一帶
- (五) 大通縣——一千一百戶——五千人——分佈山臚一帶

土族無文字，語言為藏語蒙語漢語合璧，風俗亦同，想此種民族為各族同化之人。

撒族

循化縣——三千五百戶——一萬六千人——分佈八工
化隆縣——一百卅戶——七百人——分佈卡爾崗，水地川，甘都

撒族，又名撒拉，無文字，語言與上述各族全然不同，信奉回教，風俗習慣近於番人。

注：山臚，即山谷。

滿族入青，當在滿清入主中國以後，各省駐軍或旗人原則下得入青海，現已與漢人無異，且早已同化矣。

(五) 宗教

(一) 喇嘛教

青海蒙番民族篤信之喇嘛教，分紅黃二教。喇嘛教為佛教之支派，流行青海，西藏。至明永樂時，宗喀巴生於西寧南川之加牙村，習經塔爾寺，遊學印度，西藏，造詣甚深。以紅教之邪說，與佛教宗旨不合，乃創黃教，對於信條大加革新。以仁愛和平，苦行自修，深得藏民信仰，遂另立一宗，服黃衣黃冠。宗喀巴死後，傳其衣鉢於在禪，達賴喇嘛，掌宗教大權；自後黃教遍及青，藏，蒙古，漸以宗教權威而兼政治，迄今政教不分。在社會上只有寺院之宏麗，無其他建設。平民僧侶之篤信活佛喇嘛，不辭萬里一步一叩首，叩至佛前，雖死亦願也。

(二) 回教

回教亦為青海主要之宗教。凡是回族，皆奉回教，專奉祀穆哈默德。七日一小會，謂之『主媽兒』；七十日一大會，在會之人，不分貧富貴賤老幼皆浴身入寺，由教長領導面朝西下跪誦經，故甚重合羣。但只知有教，不知有經。時有因派別而生變教之爭，致釀成全省之亂，波及甘，青，寧，新。更藉宗教之團結，尋覓仇殺。加之執政軍人，每利用以回制漢，以漢制回之手段，冤氣互集，令人可恨（自清光緒以至民十八年三月）！現尙稱相安無事。

(三) 福音教 (即耶穌) 天主教 (法)

該兩洋教借傳教之名，陰行侵畧之實。(調查，測量。

按我全中國找不出一幅精確之青海地圖，反在福音教堂之英人牧師手中可買到。民十三年吾師朱錦屏先生漫遊青海，西藏時得之，即其一例也。) 各縣設蒙番招待所，以福音為工具，籠絡喇嘛，王公，千百戶及人民，故各民族多信仰之，勢力蔓延甚廣。

(六) 教育

本省除玉樹，都蘭兩縣外，其餘各縣各區有初小及完全小學若干。因農村破產(兵多，軍人剝削，至生活不能維持)，經費無着，致一切設備全無。破廟，大宇，佛案土台，即其求學講授之所。課本除三字經，百家姓外，即商務，中華兩書局十年前無法出售之老課本(人手刀尺，羊牛巾布之

類)，由西寧分館拼命推銷！教員薪俸，全年亦不過二十元，苦哉！近兩年雖有進步，亦不過爾爾。茲將煥章去春返里時由西寧省黨部送來之教育調查表列下：

青海初等教育表

備考	學生年齡		學費	資格	待遇		總數	來源	經費	總數	總數	學校	鄉村
	最小	最大			最低	最高							
內有回教促進總會所辦之初級小學一所	九歲	十八歲	本省學生均無學費	中學畢業者十分之四，師範畢業十分之五，其他佔十分之一	全年薪金八十元	全年薪金二百元	一百四十八員	城市及鄉村各小學經費，十分之四由各該縣教育基金撥發，十分之六由各縣民衆負擔	共計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六元，皆係各縣數目，未分城鄉	四百〇五處	共五十一處	城市小學	鄉村小學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年六十元	全年一百五十元	五百員						

校名	沿革	常年費	地址	經費來源	學生數	教職員數	學生年齡	畢業生	畢業後服務	備考
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民國初元此校為海東師範，後改甘肅第四師範，青海設省改為第一師範	二萬三千五百二十元	西寧城內西大街	本省財政廳支	二百卅四名	卅四名	十三歲至二十歲	三百六十名	升學者佔十分之一，在學界服務者佔十分之六，其他佔十分之三	(一)校費之分配——教職員薪十分之七，公雜費十分之二，其他十分之一。 (二)津貼——女子師範每生每月四元(現已取消)。 (三)學費——本省各校均無學費。 (四)教員資格——大學畢業十分之三，師範中學十分之四，其他十分之三。
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由西寧縣立第一女子學校改組，十八年成立	一萬三千七百元	全	全	廿五名	廿二名	全	十二名	學界	
省立第一職業學校	前原為籌邊學校職業科，民十八年改今名	二萬三千二百餘元	全	全	卅名	卅一名	全	廿九名	各界服務	
省立第二職業學校	民十八年為兩高級小學合併改農業學校，廿二年改今名	九千八百四十三元	全	全	四十名	十五名	全	無		
省立樂都中學校	十九年成立，今又添師範班	五千六百元	樂都縣城內	全	七十名	十二名	全	全		
省立回教促進會附設中學校	廿一年元旦日成立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元	西甯東關	全	七十名	廿名	全	全		
青海高級中學校	廿三年三月成立	未詳	西甯縣內	全	卅名	未詳	廿二歲與廿五歲	全		
中央蒙藏分校	廿三年八月成立	未詳	西甯西郊	中央直接撥	百餘名	十餘名	全	全		

(七)面積

全省總轄境，共為二百零一萬一千零五十五方里，田地

共爲一百七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十九畝。

(此數據青海民政廳之調查)

(八)人口

青海尙有無從調查之蒙藏民族，因其游牧生活不定也。按以上各民族人口表總數僅八十三萬餘人，去年煥章

西周戎禍考下

余論西周戎禍，多在東而不在西，既證以幽王大戎之事，請再上推之於宣王。

宣王伐淮夷徐戎，其爲東討，可以無論。卽『薄伐獯，至於太原』，亦東征，非西駕。太原者，左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穀梁，『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公羊同)。大鹵指其產鹽，其地在晉南(參讀拙著周初地理考八，十一，五十六各節)。蓋羣狄之盤踞河東，至春秋猶然，而其來歷實遠在西周也。

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又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其事亦見於左傳。桓二年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史記晉世家亦言

在青海時詢諸省府第三科科長張祐周先生，據稱，『青海民數總在二百餘萬及三百萬間』。此事尙有待於政府之精確調查也。

廿三年八月廿七日，於伊盟阿王府。

錢穆

之，『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趙世家云：『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則千畝之役，王師失利，而晉軍則有功。

宣王伐條戎，姜氏之戎，而晉師常從，則條戎，姜戎宜亦近晉。故杜預云：『條，晉地。千畝，西河界休縣南地名』(漢書郡國志亦云)。高氏春秋地名考以條爲安邑中條山北之鳴條陌。則此二戎固皆在今山西之南部也。

范書又云：『伐條戎，奔戎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戎人滅姜侯之邑』。汾濕亦晉地，此固甚顯。(左傳三年傳，『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濕』，林堯叟曰：『汾水邊』)而范書此條，竊疑其有誤。當云『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滅戎人姜侯之邑』(今本偽紀年亦作『戎人滅姜侯之邑』，此蓋襲范書譌文耳)。

蓋北戎即姜氏之戎，以其在晉北，故曰『北戎』；晉人敗之汾水之下而滅其邑，故曰『滅戎人姜侯之邑』也。范書謂在伐條戎後二年，晉世家穆侯七年伐條，十年伐千畝，時距亦合，然則汾濕之勝即千畝之役也。（仇與成師乃同母兄弟，相距二三年，亦合。惟周本紀載此事在後，同於紀年，范書，周語所載。晉世家載此事在前，十二諸侯年表同之。其間參差尙待考覈。）王師雖敗，晉軍勤王，克滅戎邑，故名其子曰成師焉。

周語又謂『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喪，亡也。敗于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此謂宣王南征江漢之師喪於姜戎，故乃復料民於太原。姜戎既在晉，宣王料民太原亦必在晉。則宣王時所謂太原之戎，條戎，奔戎，姜戎，皆晉戎也。故晉人自謂『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矣。後人不深曉，凡見戎狄，必引之遠西以爲說，故多有難通耳。

然則宣王時所謂太原戎者既在晉，其前又如何？請再上論之於穆王。范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據此似宣王時太原戎，條戎，奔戎，姜戎，凡諸戎之在晉，皆自穆王時遷徙以來者。然據穆天子傳，『天子北征于犬戎』，

郭注引紀年曰：『取其五王以東』，無『遷戎於太原』語。（今本偽紀年則云『穆王遷戎於太原』，蓋襲范書也。）則范書所謂遷戎太原者，或是蔚宗自下語。蔚宗亦認此下宣王伐太原戎在東方，而據紀年『取其五王以東』之說，以意說之，爲是遷戎於太原也。其『獲四白鹿，四白狼』之說，本之周語，然周語亦無遷戎之文。是則所謂『遷戎太原』者，明爲蔚宗意說矣。

且按穆傳：『天子北征，絕漳水，至于鈺山之絕下；鈺山，北循漳沱之陽，遂北征於犬戎』，則犬戎早在東方太行漳沱之北，無待穆王之遷而再東矣。郭注引紀年，僅著『取其五王以東』一語，前後不備，無可詳論。要之即據穆傳，亦證犬戎本在周之東北，並非周之西北。而范書所謂『遷戎太原』者，苟真有其事，則是犬戎本在東北，王遷之太原，乃向西南內地遷動也。其後太原之戎侵周而至涇陽，仍是益向西移，非遠從西來。此乃穆宣兩代周戎對峙大勢，無論據紀年，據穆傳，據左氏，史記，范書，皆可約略推說者耳。

穆王時犬戎之地望既得，再循而上，則有王季與燕京戎之交涉，已詳周初地理考。

附西周對外大事略表

武王	成王
<p>史記(詩)(左傳) (國語)</p>	<p>今本紀年</p>
<p>十二年，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見水經清水注)</p>	<p>他書</p>
<p>十五年，肅慎氏來賓。</p>	<p>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豳盈以略。(逸周書作雋解)</p>
<p>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p>	<p>三年，伐奄，滅蒲姑。三年，討其君。(孟子)</p>
<p>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p>	<p>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書序)</p>
<p>五年，王師在奄，遷其君于蒲姑。</p>	<p>五年，王師在奄，遷其君于蒲姑。</p>
<p>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p>	<p>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p>
<p>九年，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史記)</p>	<p>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史記)</p>

穆王	昭王	康王
<p>十年，越裳氏來朝。越裳氏重譯來朝。(書大傳，說苑)</p>	<p>十三年，王會齊侯魯侯伐戎。</p>	<p>二十二年，王會齊侯魯侯伐戎。</p>
<p>二十四年，於越來賓。</p>	<p>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鄙，四夷來賓。</p>	<p>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鄙，四夷來賓。</p>
<p>三十年，離戎來賓。(舊注，隴山之戎)</p>	<p>三十一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p>	<p>三十一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p>
<p>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見初學記)</p>	<p>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見初學記)</p>	<p>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見初學記)</p>
<p>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喪六師於漢。(初學記七)</p>	<p>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喪六師於漢。(初學記七)</p>	<p>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喪六師於漢。(初學記七)</p>
<p>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史記)</p>	<p>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史記)</p>	<p>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史記)</p>
<p>昭王南征而不復。(左傳四)</p>	<p>昭王南征而不復。(左傳四)</p>	<p>昭王南征而不復。(左傳四)</p>
<p>六年，徐子誕來朝。</p>	<p>六年，徐子誕來朝。</p>	<p>六年，徐子誕來朝。</p>
<p>八年春，北唐來賓。</p>	<p>八年春，北唐來賓。</p>	<p>八年春，北唐來賓。</p>
<p>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液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帝王世紀)</p>	<p>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液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帝王世紀)</p>	<p>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液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帝王世紀)</p>

共王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十二年，毛公班，共謀父諫。《史記周本紀》(國語周語)	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祭公帥師從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王西伐，次于陽紆。紆之山。(穆傳)	秋七月，西戎來賓，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後漢書東夷傳)	十四年，王師楚子伐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徐戎，克之。秋九令伐徐。(後漢東夷傳)
	十五年，留昆氏來賓。		
	十七年，征昆侖，西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母來朝。秋八月，王，遂遷戎于太原。		
	遷戎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	穆傳，天子北征於大戎。穆傳注引紀年曰，「取其五王以東」，無遷于太原語。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選帥師防荆人于沛。		
	二十七年，伐楚，至于紆，荆人來賓。	文選恨賦注引作伐越。	

懿王	七年，西戎侵鎬。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漢書匈奴傳》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於槐里。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氏之女，為戎首，妻，生中滿，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史記秦本紀》	元年，命申侯伐西戎。	孝王	夷王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後漢書西羌傳)	三年，蜀人呂人來獻羣玉。	五年，西戎來獻馬。

<p>厲王</p> <p>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邠。犬邱之族。(秦本紀)</p> <p>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見後漢書東夷傳)</p>	<p>十四年，嚴狃侵宗周。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於洛。</p>	<p>宣王</p> <p>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秦本紀)</p> <p>嚴狃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六月)</p> <p>薄伐嚴狃，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六月)</p> <p>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六月)</p> <p>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旃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嚴狃于襄。(出車)</p> <p>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嚴狃于夷。(出車)</p> <p>蕞爾荆蠻，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采芑)</p> <p>顯允方叔，征伐嚴狃，蠻荆來威。(采芑)</p>	<p>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後漢西羌傳)</p> <p>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嚴狃，至于太原。</p> <p>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p>
--	-------------------------------	---	---

<p>江淮浮浮，淮夷來求。江漢之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江漢)</p>	<p>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常武)</p> <p>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常武)</p> <p>宣王時，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本紀)</p> <p>十二諸侯年表，秦仲盡宣王六年。</p>	<p>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p> <p>三十二年，王師伐太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不克。</p> <p>三十三，王師伐太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不克。</p> <p>後漢書西羌傳引)</p>	<p>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曰仇。其弟以千敵之戰生，命曰成師。(左桓二年傳)</p> <p>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晉世家)</p> <p>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p> <p>王遣兵伐太原戎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漢書西羌傳)</p>
---	---	--	---

禹貢半月刊 第二卷 第十二期 西周戎禍考(下)

<p>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史記)(國語)(周語) 晉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史記晉世家) 遺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趙世家)</p>	<p>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後漢書西羌傳)</p>	<p>按後漢書西羌傳，晉敗北戎於汾澗，戎人滅姜侯之邑。疑當作「滅戎人姜侯之邑」。北戎即姜戎，姜侯即北戎，爲晉所敗而滅也。今本僞紀年疑誤不足據。</p>
<p>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史記)(國語周語)</p>	<p>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于汾澗。</p>	<p>按後漢書西羌傳，晉敗北戎於汾澗，戎人滅姜侯之邑。疑當作「滅戎人姜侯之邑」。北戎即姜戎，姜侯即北戎，爲晉所敗而滅也。今本僞紀年疑誤不足據。</p>
<p>幽王 秦莊公生子三人，長男曰世父，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秦本紀)</p>	<p>秦莊公生子三人，長男曰世父，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秦本紀)</p>	<p>秦莊公生子三人，長男曰世父，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秦本紀)</p>

明陵肇建考略

明十三陵遺蹟，至今猶在，山陵形勝及其規制皆可考

見。長陵營建爲諸陵之始，其地在昌平州城北之天壽山。

<p>幽王得褒姒，欲廢申五年，世子宜臼出奔居，并去太子宜臼，申。太子出奔申。(周本紀)</p>	<p>六年，王命伯氏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西戎滅蓋。(疑犬邱字譌。)</p>	<p>王被申戎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西戎滅蓋。(疑犬邱字譌。)</p>
<p>史伯曰，「申，輔，九年，申侯聘西戎及西戎方強，周室方弱。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國語鄭語)</p>	<p>周幽爲太室之盟，戎十年，王及諸侯盟于狄叛之。(左昭四年太室傳)</p>	<p>王欲殺太子以成伯王師伐申。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鄭語)</p>
<p>申侯與緡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史記周本紀)</p>	<p>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伯服與幽王俱死于戲。犬戎殺王子伯服。</p>	<p>伯服與幽王俱死于戲。(左昭二十六年疏)</p>

談遷棗林雜俎云：

「永樂七年，卜建長陵，賜其山名曰天壽。世傳燕山

華繪

竇氏舊居，無據。千峯萬壑，交鎖周密，嵯峨森翠，後視高山數十重來跌斷，明堂平闊，羅城諸小阜尤密匝。』

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有云：

『北過清河橋，遙見天壽山，勝朝十三陵，錯落兆其間。太行龍脈西南來，金堂玉步中間開，左環右拱實佳城，千峯後護高崔巍。』

此其形勢之大概也。若欲知其詳，則有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及朱彝尊日下舊聞諸書在。

長陵營建與成祖帝后之葬

明太祖定都南京，即位之後，親擇鍾山爲陵寢，營建孝陵，規模宏偉，冠于前代。其後成祖興靖難師，奪帝位，念燕藩爲發祥地，即位之初，遂有遷都之意。永樂四年詔建北京宮殿，其議始定。五年七月仁孝皇后崩，因國都尙未遷，山陵未擇地，不得已暫停梓宮以待。至七年二月，成祖巡視北京，五月始命工部偕諳曉地理之人擇地于昌平，得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遣武安侯鄭亨祭告興工，命武義伯（陵成改封成山侯）王通董其役。大徵山東，山西，河南，北京及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民夫工匠營建。北京旁近衛所亦量撥軍士助役焉。

十年十二月山陵將成，命工部侍郎蘭芳，通政司左通政樊敬，錦衣衛指揮莊敬等，沿途預備宿頓，治橋道，具車船，備迎仁孝皇后梓宮歸葬。十一年正月梓宮發南京，成祖親祭几筵，皇妃，皇太子及妃，皇孫，親王及妃，賢公主以下，並在京文武百官，以序致祭，送梓宮出江東門至江濱，百官奉辭，皇太子偕漢王高煦送之渡江，皇太子哭辭，漢王護梓宮北行。是月天壽山陵成，命名長陵。二月仁孝皇后梓宮至北京，葬于長陵。

成祖于二十二年四月親征北虜阿魯台，六月班師，七月崩于榆木川；八月龍輦至北京，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十二月梓宮發北京，仁宗親告几筵哭辭，皇太子親王皆步送至陵，奉梓宮安厝玄堂畢，皇太子及趙王奉送神主回京，留瞻埡，瞻埡等掩壙終事。是月庚申，成祖文皇帝梓宮葬長陵。（以上參考成祖實錄）

卜陵規制及長陵擇地術士

明列帝相傳，率以正位之後，預擇吉地，營建壽宮。如太祖之建孝陵，成祖之建長陵，世宗之建永陵，神宗之建定陵，其事例均詳載實錄與會典，可以考見。青宮擇地，必先禮部，工部，欽天監諸臣會通曉陰陽術士偕往，詳察山陵形勢，選擇吉地數處，繪圖呈進，以憑鑒定。考

萬曆十一年正月營建壽宮，本依嘉靖十五年事例，然實錄所載最詳，即此可見前代諸陵營建規制。神宗實錄云：

「正月丁丑上諭內閣：『朕于閏二月躬詣天壽山行春祭禮，並擇壽宮，卿等擬旨來行』。大學士張四維等疏曰：『預建山陵乃古聖帝明王達節，後世則諱言之。我太祖，成祖，世祖三聖，皆嘗預修，誠千古之曠舉也。皇上欲因春祀預擇壽宮，宏度早識，真與三聖同符，臣等不勝欽仰。謹遵旨擬諭一道進呈，伏候聖裁，發禮部施行。臣等又惟山陵重事，必須詳慎。今天壽山吉壤固多，未知何地最勝。合照世祖先年事例，命文武大臣帶領欽天監及深曉地理風水之人，先行相擇二三處，畫圖貼說，進上御覽，恭候聖駕親閱欽定，然後營造，以爲萬萬年壽藏』。上從之，乃諭禮部查嘉靖十五年事例，擇日具儀來聞。」

三月乙巳，禮工各部往勘山陵畢，會題云：

「禮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劉復禮，同通政司參議梁子琦，欽天監監副張邦垣等，並術士連世昌等，恭詣山陵周遭，相擇壽宮吉地。除參議梁子琦徑自啟奏外，據監副張邦垣呈稱，自東山口至九龍池，逐一尋擇，擇得形龍山吉地一處，勘草窪前吉地一處，西井

左邊大峪山吉地一處，聚寶山吉地一處，東井左邊平岡吉地一處。又據術士連世昌等呈稱，西井左邊大峪山地，東井左邊平岡地，又有黃山地一處，俱吉，前二處與該監呈內圖寫相同，惟增出黃山地一處。臣等尤恐扶同不的，因見工部都水司主事閻邦諧曉風水，即令本官覆閱，大都與前項無異。臣(徐)學謨即會同工部尚書臣(楊)巍，率領各員役，細加踏看，見何處最吉，可容規制，具畫一圖式，另呈御覽。」

得旨，命徐學謨等各率員役前去，將內六圖并梁子琦八圖逐一覆視，詳議折衷，擇取上吉地三四處，畫圖來看。至十二年九月神宗奉兩宮太后親閱所擇地，因卜定大峪山爲壽域，命欽天監擇日興工。此爲定陵卜地規制，由此則明諸陵卜地亦可概見焉。

定陵擇地之陰陽術士爲連世昌，則長陵營建時亦必有陰陽術士。按成祖時術士由下列諸條可見：

日下舊聞云：『永樂初卜陵，衆議欲用潭柘寺，成祖獨銳意用黃土山』。

京西求舊錄云：『明陵擇地，或云山東王賢，或云江西廖均卿，所聞異詞，難以懸定』。

清高宗哀明陵詩云：『昌平黃土誠福地，永樂曾以親

臨視；英雄具眼自非常，豈待王廖陳其藝。

舊聞言成祖銳意用黃土山，而不言術士何人。求舊錄知傳聞爲王廖，而不知果爲誰屬。高宗斷爲成祖所親卜，未必出於王廖。按此語實非。考成祖實錄云：

『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于昌平縣。時仁孝皇后未葬，上命禮部尙書趙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擇地，得吉地于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是則長陵卜地爲廖均卿等，彰彰可考也。仁宗實錄又云：

『洪熙元年二月丁未，陞易州同知王侃爲欽天監監正，太常寺博士馬文素爲監副。侃文素皆明陰陽之術，永樂中初建長陵，嘗預效勞，至是山陵畢事，上念其勞，故有是命。』

此又可見王侃馬文素亦以明陰陽之術而預營建長陵之役者，尤可知均卿以外之陰陽術士尙不少也。惟求舊錄所云王賢，或即王侃之誤，亦未可知。

長陵外記

長陵在昌平州北二十里，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白石坊一座五架，又北有石橋三空。又二里至大紅門，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外東西各有碑刻曰『官員人等至

此下馬』。入門一里有碑亭，重簷四出陞，中有穹碑高三丈餘，龍頭龜趺，題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仁宗皇帝御製文也。碑文後書『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謹述』。文成而碑未立。至宣德十年十月己酉，始建長陵神功聖德碑，並遣衛王瞻埏祭告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是時成祖葬已十一年，徐皇后葬且二十有三年矣。

碑亭前二里爲櫺星門，其前有石人十二（四勳臣，四文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四馬，四麒麟，四象，四橐駝，四獅子）；各獸俱二立二蹲，迤邐而南，接乎碑亭。宣德十年四月辛酉，英宗即位已四月，始詔修長陵獻殿，並置石人石馬等于御道。其石人石獸各高丈餘，彫刻宏偉靈巧，惟妙惟肖，迄今猶令人驚羨。此項浩大工程，必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當是宣宗崇念乃祖若父，費若干載之經營，始具規模，特未及身觀厥成耳。（以上參考英宗實錄及昌平山水記）

明十二陵名稱及所在地

長陵在昌平州北二十里，天壽山之南，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徐氏葬焉。祔葬十六妃。

獻陵在天壽山西峯下，東南距長陵一里，仁宗昭皇帝，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焉。祔葬四妃。

景陵在天壽山東峯下，南距長陵一里半，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孫氏葬焉。附葬七妃。

裕陵在石門山東，東距獻陵三里，英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錢氏葬焉。附葬孝肅皇后周氏，孝惠皇后邵氏，又十八妃。

茂陵在聚寶山東少南，至裕陵里許，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王氏葬焉。附葬孝穆皇后紀氏，又十四妃。

泰陵在筆架山東南，距茂陵一里，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張氏葬焉。無妃附。

康陵在金嶺山東北，距泰陵二里，武宗毅皇帝，孝靜毅皇后夏氏葬焉。無妃附。

永陵在十八道嶺（嘉靖十五年改名陽翠嶺）西，距長陵二里，世宗肅皇帝，孝潔肅皇后陳氏葬焉。附葬孝烈皇后方氏，孝恪皇后杜氏，又妃三十，嬪二十六。

昭陵在大峪山東北，距長陵四里，穆宗莊皇帝，孝懿莊皇后葬焉。附葬孝安皇后陳氏，孝定皇后李氏。妃未詳。

定陵在大峪山東，距昭陵一里，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王氏葬焉。附葬孝靖皇后王氏。妃未詳。

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東南距獻陵一里，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后郭氏葬焉。附葬孝和皇后王氏，孝純皇后

劉氏。妃未詳。

德陵在雙鎖山檀子峪西南，距永陵一里，熹宗哲皇帝，懿安皇后張氏葬焉。（清世祖實錄順治元年五月，葬天啓皇后張氏于昌平州。）

思陵在錦屏山昭陵西，東距紅門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俱河北，思陵獨在河南。崇禎十五年葬田貴妃于此。

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帝殉社稷，賊以屏昇帝屍置田貴妃園。昌平州牧與邑紳集費鳩工，開貴妃壙，葬帝于中，皇后周氏葬其左，貴妃葬其右。至清順治十六年

十二月命修思陵，始建明樓享殿，太監王承恩墓亦附陵之右焉。（以上參考昌平山水記及棗林雜俎）

按：諸陵附葬妃嬪之數，據棗林雜俎不盡可靠。昌平山水記云：『長陵有東西二井，東井在德陵饅頭山之南，西

向；西井在定陵西北，東向；並重門，門三道，殿三間，兩廡各三間，綠瓦周垣』。明會典云：『長陵十六妃從

葬，位號不具；其曰井者，蓋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爾』。是則成祖十六妃分葬于東西井，不附葬長陵也。自

英宗遺詔止宮人殉葬，于是妃之墓始有別立名者。或在陵山之內，或在他山。如蘇山之萬貴妃墓，銀錢山之鄭貴妃

暨二李劉周四妃之墓，均在陵山之內。若武宗之劉娘娘墓，在昌平州東北十八里，則在陵山以外者也。

宋史地理志考異

(利州路，夔州路)

聶崇岐

『興元府，次府，梁州，漢中郡。』

按：『梁州』二字爲衍文。梁州改興元府，遠在唐德

宗興元元年，與宋無關。

『縣四，：西，次畿，：』

續通鑑長編卷一五八，慶曆六年五月壬寅，『以興元

府西縣鑄錢監爲齊遠監。』

『利州，：縣四，綿穀，中。』

輿地廣記三二，輿地紀勝一八四，『穀』皆作『谷』。

『嘉川，中下，咸平五年自鎮州來隸。』

九域志八，輿地紀勝一八四，『鎮』皆作『集』。

『熙寧三年，省平蜀縣入焉。』

太平寰宇記一三五，『：：天寶元年改爲胤山縣，皇

朝乾德三年改爲平蜀縣。』胤山』，九域志八作『

裔山』，蓋宋人避太祖諱改耳。

『洋州，：縣三，：真符，中。』

九域志八，『乾德四年省黃金縣入真符。』

『閬州，上，閬中郡，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

續通鑑長編七，乾德四年『改閬州保寧軍爲安德軍』。

輿地廣記三二，『閬中郡，後唐升保德軍節度，皇朝

乾德四年改安德軍。』

『縣七，：奉國，熙寧四年省岐平縣爲鎮入焉。』

『熙寧四年』，九域志八作『三年』，輿地紀勝一八

五作『五年』，而輿地廣記三二作『乾德五年』。又，

『岐平』，輿地廣記同，而九域志，輿地紀勝及通考

三二一皆作『岐坪』。

『西水，中下，熙寧四年省晉安縣爲鎮入焉。』

『熙寧四年』，九域志八作『三年』，輿地廣記三

二，輿地紀勝一八五皆作『五年』。

『隆慶府，：乾德五年廢永歸縣。』

九域志八，『廢永歸縣入劍門。』

『隆興二年以孝宗潛邸升普安軍節度。』

輿地紀勝一八六，『乾道元年，尙書省劄子，「今上

皇帝曾領普安郡王，乞改軍額或賜府額，以普安軍爲

名』。按，乾道元年即隆興二年後一年。升普安

軍既在乾道元年始由尙書省擬名劄奏，則志云隆興二

年升軍者似有訛誤。

『紹熙元年，升府。』

『元年』，輿地紀勝作『二年』。

『劍門，中下，熙寧五年以劍門關劍門縣復隸州。』

九域志八，『景德三年以劍門縣隸劍門關』。

『巴州，：乾德四年廢盤道，歸仁，始寧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三八，『廢盤道入清化，歸仁始寧入曾

口』。九域志八，『省始寧入其章』。

『咸平五年以清化屬集州。』

『五年』，九域志八，輿地廣記三二皆作『二年』。

『熙寧五年廢集州。』

『五年』。九域志八作『三年』，惟續通鑑長編二三

三及輿地廣記三二皆與志同。

『縣五，：難江，上，舊隸集州。』

九域志十，『集州，下，軍事，符陽郡。乾德五年有

通平大牟二縣入難江』。

『恩陽，中下，熙寧三年省七盤縣爲鎮入焉。』

『三年』，九域志八，輿地廣記三二皆作『二年』。

『通江，下，省壁州白石符陽二縣入焉。』

九域志十，『壁州，下，軍事，始寧郡。乾德四年省

廣納東巴二縣入通江。開寶五年廢州，尋復；熙寧五

年又廢』。續通鑑長編一三，『開寶五年六月乙巳廢

壁州；九月庚午復』。

『沔州，：監一，濟衆，鑄鐵錢。』

九域志八，『濟衆監，景德三年置』。

『蓬州，下，：乾德三年廢宕渠縣。』

太平寰宇記一三九，『廢宕渠縣入良山』。

『縣四，：營山，中，唐郎山縣。』

『郎』，太平寰宇記一三八，輿地廣記三二皆作『

朗』。

『熙寧三年省蓬山縣爲鎮。』

『三年』，續通鑑長編二三〇作『五年』。

『伏虞，中下，熙寧五年省渠山縣爲鎮入焉。』

『渠山』，九域志八，輿地廣記三二皆作『良山』

『政州，下，江油郡，軍事，本龍州。』

九域志八，『龍州，唐都督府』。

『紹興元年復爲龍州。』

『元年』，通考三二一作『五年』。

『大安軍，中。』

輿地紀勝一九一，『大安軍，同下州』。

『夔州：寧江軍節度。』

通考三二一，『後唐寧江軍等節度，宋改雲安軍』。

『紹慶府，下，本黔州黔中郡，軍事，武泰軍節度。』

『軍事』二字爲衍文。

『羈縻州四十九，…遠州。』

『遠』，輿地紀勝一七六，九域志十作『琬』。

『知州。』

『知』，九域志作『短』，輿地紀勝作『矩』。

『夔州。』

『夔』，九域志作『龔』，輿地紀勝作『龍』。

『普州，寧州。』

二州，九域志作『普寧州』，輿地紀勝作『普安』

州』。

『印州。』

『印』，輿地紀勝作『功』。

『焚州。』

『焚』，輿地紀勝作『樊』。

『瑤州。』

『瑤』，輿地紀勝作『珍』。

『毫州。』

『毫』，九域志作『亮』。

『咸淳府，…縣三，…墊江，中下，熙寧五年省貴溪縣入焉。』

『貴溪』，九域志，輿地廣記三三三，輿地紀勝，通考等書皆作『桂溪』，本志梁山軍下亦作『桂』。

『達州，…乾德五年廢閬英宣漢二縣。』

太平寰宇記一三七，閬英省入石鼓，宣漢省入東鄉。

『涪州，…熙寧三年廢溫山縣爲鎮。』

九域志八，『省溫山縣入涪陵』。

『重慶府，下，本恭州，巴郡。』

『巴郡』，太平寰宇記作『南平郡』。

『後以高宗潛藩升爲府。』

輿地紀勝一七五，『重慶府，…紹熙元年以光宗潛藩升府』。

『舊領萬壽縣，乾德五年廢。』

太平寰宇記一三六作『廢萬壽縣入江津』。

雍熙中又廢南平縣。』

九域志八作『雍熙五年省南平縣入江津』。

梁山軍，…開寶二年以萬州不氏屯田務置軍。』

『開寶二年』，九域志八，續通鑑長編一一皆作『三』

年』。

『南平軍，…熙寧八年…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

按『恭州』應稱『渝州』，蓋熙寧時渝州尚未改名也。

『縣二，南川，中下，熙寧八年省入隆化。』

『八年』，九域志八，輿地廣記三三作『七年』。

『隆化，下，熙寧八年自涪州來隸。』

『八年』，九域志八，輿地紀勝三三作『七年』。又

九域志：『嘉祐八年有賓化縣入隆化』。

『思州，政和八年建。』

輿地紀勝一七八，『思州，寧夷郡』。

歷史地圖製法的討論

一 歷史地圖製法的幾點建議

王育伊

幾月前，禹貢學會有出版歷史地理圖底本的廣告，當時我對於它的製法，曾發生點意見，因為顧頡剛師回南去了，所以沒有機會向他提。現在把我幾個月來時常想着而且要說的話約略寫出，算作我對於歷史地圖製法的建議，希望顧師和大家指教。

我所見過的中國歷史地圖很少。比較難得的有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易得的有歐陽斐的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及蘇甲榮的中國地理沿革圖。楊圖係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三年間雕版，朱墨套印本；歐圖，武昌亞新地學社出版，蘇圖，上海日新輿地學社出版，後二種是彩色石印本。這三種圖，楊圖最詳細，不過價格較高，不是一般人士所能購買。

我覺得楊圖的弱點便是他的紅底。這底子是清季的地圖，在當時是很適合的。現在離宣統末年已二十餘年，那時的地名和區域分置與現在的已有多多少少的差異，例如府制的廢除。民國二十餘年中又有許多改革，如分道制的廢除，近年省分的添置。所以楊圖的紅底本身，現在已成陳迹：那時的『當代地圖』，却是現在的『歷史地圖』了。過二十多年便已不合時用，須另製紅底再套印一次，豈不太費？

歐圖做楊圖，也用套印法。說到歐圖，令人不滿意處不少。這圖在民國十四年十月已經再版，不知何故，還留着許多錯誤，沒有更正。（現在已出第幾版及有無改正，待查。）

先說他的各圖名稱：楊圖總名歷代輿地圖，分名……

前漢地理圖，續漢郡國圖，三國疆域圖……隋地理志圖，唐地理志圖，……宋地理志圖，……明地理志圖。他的大部分根據是各正史的地志和後人補正史的志。地志上怎樣記載，他便怎樣畫。（楊氏考訂改正之處也有。）他是對地志負責的。歐圖換了名，不名『某史地理志圖』，『某史郡國志圖』，而名『某代圖』，如秦代圖，前漢圖，後漢圖……。那末，問題就來了。一個年數很短的朝代或國家，如五代，十國，地理區域及名稱或許變更不大。年數較長的朝代就不然了，例如：西漢初年的地域區分和地名與哀平時代就頗不相同了；唐代盛時與晚唐也不同了；北宋太祖與太宗年代雖不遠而疆域就兩樣，太宗時代與徽宗時代又兩樣。嚴格說來，時間相差一二年，甚至于一二個月，疆域地名往往變更了樣，例如宋徽宗宣和五年以前的與以後的要差好幾州地。所以要畫一張北宋圖，絕對不是把宋史地理志上的東西統統容納進去便成。空間要緊，時間也不可忽略。我們只可畫某一較短時代裏的北宋圖，最好能畫某年某月某日的北宋圖。

歐圖的小錯誤和遺漏，據我所已見到的，列舉幾處：

(一)唐代圖，高麗南詔着色。高麗，南詔不是當時中國的道，不應該着色。(二)後唐及七國圖的契丹境內有『燕雲十

六州』五字，誤。(三)宋附遼夏及近裔圖，宋境有紹興府，隆興府，慶元府，寶慶府，咸淳府。這些很顯然的都是南宋地名（也是南宋年號），在北宋是越州，洪州，明州，鄞州，忠州。北宋如何能預先掛南宋名牌？其他北宋的州誤寫南宋的府之處還不少。(四)北宋永興軍路脫去商州，江南西路『南西』二字倒。(五)南宋附金夏及近裔圖，金北京路秦州誤『秦』；上京路脫去曷蘇館路；中都路脫去安，遂，安肅三州；河北東路脫去蠡州；河北西路脫去威州；河東南路金志有二孟州，此脫其一；西京路『西京』二字全脫。

(六)清代大一統圖，羅利（即俄羅斯）誤作『羅利』。(七)清代本部圖，把朝鮮，安南，緬甸，暹羅等藩屬着色，吉林反不着色，誤。如果細看，錯誤和遺漏一定不止此數。

蘇圖的弱點也不少，我認爲最大的是：(一)不畫經緯度。雖說古時無所謂現代的經緯度，但不妨畫上虛線，不然看不出地圖究竟是平面的，還是球體的。(二)不註縮小倍數，不畫比例尺寸。其他如趙宋，只畫一張，不知兩宋疆域相差幾乎一倍！

新製一種歷史地圖這件事，非常需要。這工作決不是一兩個人在一年半載的短期間內所能辦到；就是計畫，也非幾句話可了。我要說的，不過一些零碎意見。

(一)新圖最好不採用楊氏的朱墨套印法，而用歷史及

當代兩圖分立的法子。歷史地圖用黑色印，着彩色更好。

當代地圖用紅色印，印在透明或半透明的油蠟紙或蠟絹

上。這個意見是英國倫敦出版的 *The Times Atlas and Ge-*

ographer of the World 暗示我的。記得多年前，常翻這本

圖，覺得他的引得 (index) 方法很好。他把每一頁地圖，

分成一百塊平方格子，每格約一方寸。這一百格子，並不

印在圖上，而印在一張透明的油蠟硬絹上，這張絹適用於

各頁地圖。要找一個地名，只消翻圖後的引得，照引得上

說的頁數和某格，拿蠟絹襯在圖上，在那方寸底下去找便

得。他原是用來找地名的，我們用來對照歷史地名和當代

地名，歷史區域和當代區域，不過把格子化爲地圖而已。

用這法子，歷史地圖可以每一朝代，每一時代，繪製一

種，如此有數十種以至百種以上的歷史地圖，而當代蠟紙

或蠟絹本地圖只消二三種，至多十數種 (因爲歷史區域，各代不

同，各成單位，不能不多製幾種當代圖本與它們符合)。只要歷史地圖

和當代地圖的比例尺一樣，兩圖的四匡尺寸一樣，便能比

符，知道某時代的某區域，某地方，相當于當代的某區

域，相等于當代的某地方了。各時代及各頁分圖的比例

尺，不妨一律，也許因此能對各區域行政分布 (如州縣) 的稀

密一目了然。不用楊氏套印方法，可以避免時常更改紅底

累及墨本的麻煩。這種新歷史地圖，雖不敢說可一勞永

逸，但沒有錯誤發見時便沒有改製的必要。(當代地圖遇地理

上有所變更時，應隨時改製。) 歷史地圖可以訂成冊子，也可用

活頁；當代地圖，因爲要一張一張襯在歷史地圖上用，非

用活頁不可。

(二)新當代地圖，要和普通地圖一般繪製，使他離開了

歷史地圖，還是一部獨立的當代地圖，不失其獨立的用

途。(時間一過，他也變成一部歷史地圖。) 歷史地圖，也不妨加

上當代的經緯度 (經度用世界公用的倫敦 Greenwich 標準)；最好

用紅色虛線畫。

(三)歷史地圖各頁的單位以歷史上的區域爲準，免有

割裂之憾。每朝每時代可以畫成一冊，從十數頁至數十頁。

例如漢書地理志一百零三郡國，雖不必畫一百零三張，但

起碼要畫十三州每州一張的圖；地域較大的州可分爲兩

三張。各冊首頁應有總圖，各冊總圖比例尺最好一律。

(四)秦漢以前的疆界，除以自然形勢，如以山，以河

分界者外，人定的界線，現在要畫它，是很難求準確的。

上古歷史地圖畫上界線，分填顏色，難免不符真像。楊氏

的春秋列國圖，戰國圖都不畫界線，把各地屬于何國另外

列表于卷首。春秋列國圖卷首自記上說到這辦法的理由，可以參攷。歐圖的五帝時代圖北以長城為界；夏代圖，商代圖，周代圖雍州西北邊都以今寧夏省北界為界；春秋時代圖，燕，晉，秦，楚，越的邊界都不用顏色漸淡的畫法，而畫出十分清楚的界線：真令人懷疑。新上古圖最好在各地名下畫一道顏色線條來區別：看線的顏色，便知道地方屬於何國。看同一顏色線會萃的一帶，便知某國疆域範圍的大概。州名國名，寫在一個圓圈裏，安置在已不成問題的州境上。（這辦法曾聽洪煊蓮師提過，並非我的創見，不敢掠美，合併聲明。）

二 改革歷史地圖的計劃

研究歷史和地理，最能幫助我們了解的，要算是地圖和圖表吧。所以有一部份人，主張地圖和圖表是研究史地的一對眼睛，確是不錯！因為史地有了圖表，就無論怎樣複雜，打開一看，整個的概念總很容易得到。但是現行的地圖呢？有的着色不明，使我們不易了解；有的用色太密，使我們眼為之傷；有的字體大小一樣，觀看不易；有的缺此失彼，不適用於。換言之，簡單的過於簡單，複雜的又過於複雜，求其能於閱後立刻得到整個的概念者，百

（五）新圖如不名為『某史地理志圖』，『某史郡國志圖』的話，最好能畫各短時代的，註出某年某月更好。要能夠利用各史的地志，地理書籍，歷代及近代歷史學者考古學者整理考訂的結果，以及外國的材料。

（六）要附帶引得，以便翻檢。

（七）除普通歷史地圖外，希望更有各種專門史的地圖，如經濟史地圖，文化史地圖，宗教史地圖，民族史地圖出現。

二四，一，二〇，寫于燕大。

鄭秉三

不一見。

地圖的一般弊病既如上述，而歷史地圖的弊病尤其厲害：普通的歷史地圖既太重於地理方面，而忽歷史事實於不顧，復又繁雜不明，毫不精確，毫不清晰！舉例說罷：比如我們研究西洋中古史，在羅馬帝國衰弱時，那時歐洲北部的許多蠻族，——即當時的日耳曼民族，法蘭克民族，及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等，——還在到處東張西望，簡直無所謂國家。但編歷史者往往用全歐地圖，劃某一部

份爲日耳曼，某一部份爲英，法，某一部份爲羅馬，某一部份爲……。使初學者看了，竟會以爲歐洲當時的版圖，像是和現時的一模一樣。照這樣看來，應用地圖，不但不會幫助我們了解，反會使我們生着模糊的觀念。這豈不是因了地圖倒疑誤了我們嗎？害人之大，莫此爲甚！於教學上，實是不當！

同樣在我們中國歷史裏，像這種例子，亦復到處皆是。比方在三國時，那時西南的雲南，廣東，還沒有完全加入中國版圖，而史家畫此地圖，不是將現時之中國形勢，劃出模糊的界線，便是圈以顏色，示爲國別。使沒有歷史常識的人們看了，便會以爲當時的東吳，蜀漢，是大的不可言了。這豈不是也因有了地圖而使閱者迷糊了呢？這以外的南北朝之對分中國，苻堅之敗秦，南宋之偏安，以及歷史上許許多多大事蹟的地圖，那一幅不是犯着此等同樣的弊病？還有，像古代的地名，有許多和現時的不同，比如建業，順天，即今的那一地？燕，趙，齊，楚，晉，魯，究竟有怎樣大小？北杏，葵丘，各在那裏？看了普通的歷史地圖以後，回答得出嗎？

現行歷史地圖的壞處，已如上面所舉，那末勢不能不求補救的方法。我以為要補救這些弊病，最好應用複頁地

圖。什麼叫做複頁地圖呢？就是先把一幅厚紙，印着現時之形勢全圖，然後另用一透明紙印着所需的局部地圖，以後就將兩幅一起疊着（當然模樣要一樣大小，且全圖的應在下，局部的應在上，糊亦只要一邊糊着，其餘一邊不用糊及），兩相對照，於是我們應用起來就格外覺得明白便利了。

隨便再舉一個例罷。比如我們研究水滸傳，我們就可以應用此種方法，印了兩幅大小一樣的地圖：一幅印着現時的中國全圖，一幅印着水滸的局部全圖，如是我們複合起來，馬上就可以對照了。於是鄆城，潯陽在那裏？東昌，大名各在那一省？梁山泊是靠近那一塊？潯陽是不是現時的九江？三千里刺配的江州，究竟在甚麼地方？我們不難一一明白了。此種方法，於讀歷史時豈不大有裨益了呢？

再如我們知道唐分天下爲三十六道，到底那一道合於現時的那一省？現時的那幾省合於當時的那一道？唐朝的三十六道，是不是和秦代的三十六郡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在那裏？相同的在那一道？（此種例子，打開歷史，到處都是，不必盡舉。）我們看了，馬上就可以判別出來了。

試想以一幅地圖，既要劃着現時的省界，又要顧到從前的道界，又要這些，又要那些，真是極難分別。如今我

們索性把它分開，豈不兩便？

總之，複頁地圖的好處，窮源竟委，殫述靡遺，當然是說不上，然能兼顧下列數種，則爲不可掩的事實。

(一)在積極方面的：

A. 供給整個的與精確的歷史地域的觀念。

B. 古今地名複合，易於明瞭，便於記憶。

C. 縮短閱看的時間。

D. 省出尋索辭典的工夫。

E. 頭緒分明，眉目清晰，既便觀看，復不傷眼目。

(二)在消極方面的：

A. 使大家明白，歷史地圖與地理地圖不同。

B. 可消除着色太密的弊病。

C. 可消除字體不劃一的壞處。

廿五，十一，廿三，漢口。

三 鄭秉三先生『改革歷史地圖的計劃』讀後記

王育伊

昨天我寫了一篇歷史地圖製法的幾點建議後，蒙顧師

檢出鄭秉三先生改革歷史地圖的計劃一文相示。我細讀了

我找不出例子，鄭先生的意思大概指詳細的地圖說吧？但詳細却不是害處，正是好處。

鄭先生的文字，覺得他所計劃的『複頁地圖』，方法極好，和我所提出的『歷史地圖』與『當代地圖』分立法竟不謀而合。但我對於鄭先生的文字還有幾點要補充的地方，約畧寫出如下：

鄭先生所計劃的『複頁地圖』，把『現時之形勢全圖』同歷史上的『局部地圖』合着來用。所謂全圖，尺寸

鄭先生文第一段說現行的地圖『簡單的過於簡單，複雜的又過於複雜』。我的意見，以爲過於簡單，甚至遺漏

的郟城，潯陽，東昌，大名，梁山泊，江州，怕不能在一本普通地圖的總圖上找吧。即使找得出，怕也不清楚。

了必要的，不可缺的東西，確是毛病；但對於標明『袖珍』或『簡易』名稱的地圖，便不能過于苛求了。簡單而錯誤極少，還可給中小學學生用。『過于複雜』的地圖，

有『可消除字體不劃一的壞處』一條。我不明白一種地圖字體該怎樣劃一。我覺得丁文江先生等的中華民國新地圖

和中國分省新圖，對山名用一體字，水名用另一體字，區域名又用另一體字（如隸字，雙鉤），城市縣鎮名又用另一體字（如大小隸體字），辦法極好。如果劃一，豈不犯了鄭先生自己文裏第一段所指出現行的地圖『有的字體大小一樣，觀看不易』的毛病嗎？

鄭先生文裏舉例有一點錯誤，他說三國時雲南廣東還沒有完全加入中國版圖。案雲南的大部份在西漢時就已加入中國版圖，如益州郡便在今雲南境內。三國時雲南大部份屬蜀益州。廣東，兩漢時已全部加入中國版圖，交州交

趾郡還伸入現今安南境界。三國時廣東分屬吳廣州交州。鄭先生指出一般歷史地圖將邊界畫得清晰的不可靠，這話我覺得很對。鄭先生又說『……歷史上許許多多大事蹟的地圖，那一幅不是犯着此等同樣的弊病呢？』這句話就未免過火。

鄭先生所提出的『複頁地圖』，我們應該採納。我更希望大家本着『求真』和不以學術自私的精神，盡量把歷史地圖的製法公開來討論。

二四，一，二一，寫于燕大。

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書目

- 萬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徵著 一册一元
 - 宋程純公明薛文清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 一册一元
 - 知非集 清崔壁著 一册一元二角
 - 東華錄綴言 清奕賡著 一册一元
 - 清語人名譯漢 清奕賡著 一册一元
 - 中國地方志備徵目 朱士嘉編 一册四角
 - 日本期刊三十八種東方學論文編目附引得 一册四元
 - 派克社會學論文集（社會學會出版本館代售） 一册六角
- 以上各書如蒙索購郵費在內
共書價請匯至北平成府郵局

內政消息 第七號要目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 一 我國之雨量行政
- 二 豫冀二省整理行政區域辦法
- 三 浙江地方自治概況
- 四 內政部修改出版法
- 五 河南省舉辦土地登記
- 六 中央各機關合組中央政治區土地規劃委員會
- 七 廣西地政現狀一斑
- 八 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之經過
- 九 解釋寺廟遷派住持
- 十 湖南衛生實驗處發展各縣衛生工作計畫

編輯者 內政部內政消息社
發行者 內政部刊物發行處

新青海月刊 零售每册大洋壹角

第三卷 第一期 要目

- 卷首語……………編者
- 送舊迎新……………編者
- 川匪之嚴重性……………李景輝
- 中央撥款辦理邊省教育應有之原則……………李景輝
- 建設青海與開發西北……………馬鶴天
- 西藏的建築……………張蓬舟
- 青海墾務沿革現狀及改進意見……………安漢
- 青海森林問題……………李自發
- 青海墾土志……………趙長年
- 敬告邊疆青年……………蔡元本
- 設縣後之青海教育……………應永麟
- 國防建設與農村教育……………岳永麟
- 抗種與白種……………宋積遜
- 一月來之青海……………宋積遜
- 社務報告……………積遜
- 編輯後記……………積遜

編輯者 新青海社編輯部
發行者 新青海社南京和平門外曉莊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